



弇山堂別集卷二十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史乘考誤一

國史之失職未有甚于我朝者也故事有不諱始命內閣翰林臣纂脩實錄六科取故奏部院咨陳牘而已其于左右史記言動闕如也是故無所考而不得書國忸袞闕則有所避而不敢書而其甚者當筆之士或有私好惡焉則有所考無所避而不欲書即書故無當也史失求諸野乎然而野史之弊三一曰挾郤而多誣其著人非能稱公平賢者寄雌黃于睚

毗若雙溪雜記瑣綴錄之類是也二曰輕聽而多舛
其人生長閭閻不復知縣官事謬聞而遂述之若
枝山野記剪勝野聞之類是也三曰好怪而多誕或
創爲幽異可愕以媚其人之好不覈而遂書之若客
坐新聞庚巳編之類是也無已求之家乘銘狀乎此
諛枯骨謁金言耳雖然國史人恣而善蔽真其叙章
典述文獻不可廢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徵是非
削諱忌不可廢也家史人諛而善溢真其讚宗閭表
官績不可廢也吾于三者豹管耳有所見不敢不書
以俟博洽者考焉

夫家乘是而疑譽者吾弗敢摘也野史非而疑毀者
吾弗敢救也其齟齬而兩有證者吾兩存之其拂而
覈者吾始從陽秋焉鄙人之途聽而誕者也纖人之
脩却而誣者也則弗敢避矣

自此以下凡十一卷皆考二史誤

國初事蹟乃劉辰撰言 太祖聞劉基章溢葉琛皆
國士也徵聘到京授基溢中丞琛洪都知府按是時
宋濂同聘而基與溢累數任官始至中丞非徑授也
劉辰又紀乙未正月克金華路五月 太祖爲開府
儀同三司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不知諸將推

奉耶抑受之宋龍鳳主也史佚之故附于此
辰又紀癸卯三月張士誠圍安豐韓林兒告急
太祖親援之士誠聞而遁去劉福通奉林兒退居于
滁士誠復入安豐丙午三月 太祖取林兒安置按
史云癸卯二月張士誠將呂珍破安豐殺劉福通據
其城先是福通等兵勢日盛以安豐來附至是爲珍
所殺三月 上帥師破呂珍珍走師還元將竹貞忻
都復乘間入安豐福通死而韓林兒者不知其何所
之也辰所記福通奉林兒退居滁固誤意者林兒得
脫之後尚擁虛器于滁耶既云丙午三月 太祖取

林兒安置按枝山野記內載伐張士誠榜文云龍鳳
十二年皇帝聖旨吳王令旨又何也史惟稱劉福通
而不及韓林兒至 上即位告 上帝文亦止言福
通蓋諱之也

草木子餘錄言 高帝謂天下一家尚有三事未了
一少傳國璽一王保保未擒一元太子無音問分四
路出討至漠北大敗死者先後約四十餘萬人按北
征止用十五萬人惟大將達與中山侯和不利旋收
兵回塞曹國公文忠勝負相當而宋公勝等則全勝
其云死者四十餘萬人謬也

高帝事蹟內載李文忠守嚴州取妓韓留宿

太祖怒而誅之召文忠問罪以中宮言得鮮回鎮儒士趙伯宗來汝章說曰再召不得回矣文忠乃使伯宗寺密通使于杭州張四平章通好既得報與郎中侯原善掾史聞遵道謀約降會 上以手札召之文忠猝至京 上大喜撫之甚切賜良馬金幣文忠歸而尤原善寺曰我幾負 主上即事泄何以見之乃謀餞張使及伯宗汝章于大浪灘使湊舍醉而縛投于水按文忠至親勛臣豈宜有此縱有之劉豈宜不

少諱而紀以上聞蓋是時景隆以嫌疑得罪辰之此言固上所不厭聽也

枝山野記言洪武中御史與校尉同居官舍重屋御史在上校尉在下欲其互相糾察按此時原不設校尉刺事

剪勝野聞言 太祖平僞周見周伯琦伏張士誠後問爲誰對曰前元叅政周某 帝曰元君寄汝心膂乃資賊以亂耶伯琦惶恐不能答先賜三日大醉以酬其功後殺之按伯琦放歸里久之乃卒

又言司徒李伯昇先以國情輸我師 帝以爲佞臣命斬以示士誠野記言亦同按伯昇降後累遷中書

平章政事洪武中乃卒子爲世襲指揮

又言徐太傅追元順帝將及之忽傳令班師常遇春
不知所出大怒馳歸告 上曰達反矣追兵及順帝
而已之其謀不可逆也太傅度遇春歸必有變乃留
兵鎮北平而自引軍歸駐舟江浦伏劍入謁 帝時
方盛怒宿戒閹吏曰達入慎無縱之達既入未見
帝自疑有變乃拔劍斬閹吏奪門而出 帝因使人
釋其罪令內謁達不可 帝不得已往視于舟中達
因進曰達有異圖不待今日雖云晚矣然吾臨江鞫
族亦能撫有江淮顧弗爲耳且言之不擒元帝亦壽

之熟矣彼雖微也嘗南御中國我執之以歸汝曷治
焉天命在汝已知之矣顧達何人敢以自外 上乃
悅按下大都後達與常平章同破山西擴廓至陝而
分兵達討定西王保保而平章襲應昌平章卒于軍
以二年八月樞至龍江達以十一月班師入見 上
撫勞之此言何從起也况太傅之所以功名令終者
忠順耳拔劍斬關稱名爾汝之說雖病狂喪心者不
爲之書生妄語可笑

又言代王之母邠人也先是 太祖嘗戰敗而奔投
代王母家王母曰爾某耶人言尔貴天子也因宿旦

辭去王母曰吾後有姓如何 帝乃貽弊梳爲質及
上即位子且長矣因携子及質謁 上上命工部草
設木宇居之不令入宮及代府成遂分封焉故王卒
得終養其母按王母惠妃郭氏與蜀谷二王同母且
王以洪武七年生爲天子且八載矣安得有微時戰
敗之事無稽不可信如此

皇明世系謂 太宗周王爲 高皇后所生而懿文
秦晉諸妃子非也革除遺事則謂懿文秦晉周王爲
高皇后生而 太宗爲達妃子亦非也 太宗與懿
文秦晉周俱嫡出史與玉牒甚明

野記言滁陽王後伏劒而死按以 上爲孫德崖所
留驚憂成疾而卒後龍鳳主拜嗣子爲元帥張天祐
與 上爲左右副元帥而天祐在前上不受則王之
終必不以權奪伏劒明矣

枝山野記言癸卯八月 高皇與陳友諒戰彭蠡小
卻郭威襄請以火攻勝之後宣武公子與射友諒矢
貫其顱及睛而死按國史止言友諒中流矢不聞宣
武射也且當其時友諒死東軍尚未知至死之三日
而降卒始來告猶未信何以知射自宣武

資治通紀言 太祖初生河上取水澡浴忽有紅羅

浮來遂取衣之鄭氏徵吾錄及故所居名紅羅障及高氏鴻猷錄亦因之實錄載瑞兆多矣獨不載此恐亦傳聞之誤

又言朱文正貶廣東死非也文正先拘守鳳陽先墓以逃故賜死死時上未及取廣東

六年黜丞相汪廣洋為廣東行省叅政以柔奸怠政也後竟賜死按廣洋尋再入為左御史大夫右丞相十二年貶今云竟賜死抑何遺略也

胡惟庸謀逆陰約日本國貢使以精兵裝巨船約是日行弒即大掠庫藏泛舟入海事泄伏誅上後却

日本之貢以此今紀殊不詳

又言監玉征西歸意望進爵時已封涼國公上命

加太傅玉攘袂曰我當為太師何太傅按是時加宋

國公馮勝穎國公傅友德為太子太師玉與曹國公

李景隆為太子太傅開國公常昇全寧侯孫恪為太

子太保然則玉等之所加東宮三太非三公也今紀

不能詳若攘袂之說攷之史則有之

近峰聞略引王文恪公言高帝克陳友諒俘其妻

孥曰我自起兵以來未嘗納人子女今友諒三犯我

金陵四犯我太平我甚恨之其妻閻氏可沒入掖庭

未幾生子友諒遺腹也封潭王國于長沙將之國闢
氏語之曰爾乃漢王陳友諒子汝父被殺吾爲汝忍
死于此他日當爲父復此讐也故事諸王來朝者皆
止于宮中潭王來覲入止宮不以禮自檢歸國發兵
反 高皇遣太傅徐達之子討之潭王堅閉城門抱
其幼兒繞城上行取銅牌書其上云寧見闔王不見
賊王因擲于城外遂舉火闔宮盡焚携其子投隍塹
而死 高皇大怒因假妖星亂宮爲辭盡戮宮人
皇后脫簪珥待罪僅免餘悉殲除焉自是 皇明紀
略亦因之按潭王之母達定妃與齊王同胞非闔氏

也王生于洪武二年距陳友諒之亡將十載而云遺
腹孝慈之崩在十八年距潭王自焚且七載而云后
脫簪珥待罪僅免王之焚以妃家坐罪不自安
帝遣使慰諭之召入朝疑懼與妃自焚而云發兵反
王文恪又典國史而孟浪乃爾又何怪于皇甫陳氏
之傳訛也

紀略言 太祖之封十王也親草冊文適李韓公北
征唐之淳在軍嘗爲草露布 上讀其文嘉之問草
者爲誰韓公以之淳對 帝令飛騎召之使者不諭
械之京之淳以父肅得罪悚慄不自保至京過其姑

門告使者止索其姑見泣曰善爲我斂屍乃行次東華門時門已閉守者曰有旨令以布裹從屋上迤入纍纍逾易數次至便殿燈燭熒煌帝坐閱書之淳俯首庭下帝問曰爾草露布耶對曰臣昧死草之乃以短几置之淳前列燭命膝坐以封王冊文一篇授之曰少爲弘潤之之淳叩頭曰臣萬死不敢當帝曰即不敢旁注之之淳承命注上遙望燭影下帝微微喜至十篇上大悅時夜未央命出候朝謁歸至姑家猶守門相與慶幸具酒食慰勞及朝帝問曰爾世宦否對曰臣父翰林應奉即日命嗣父

官攷之十王冊定于洪武三年四月其六月唐肅始爲翰林應奉明年夏例失朝免官又二年以例責佃臨濠今以其時爲唐肅得罪後事一大謬也李韓公既無北征亦何嘗有露布二大謬也之淳洪武末館曹公景隆家至建文二年始以方孝孺等薦拜翰林侍讀明年卒原無仕高廟及爲應奉三大謬也十王冊文多宋濂草是時雖唐肅不得與况之淳乎事蓋無一實

雙溪雜記洪武八年相府變發覺由是始置三公閣內以備顧問而丞相廢革誤也此時無內閣雖有大

學士亦非三公不參機務又丞相廢在十三年
草木子餘錄言洪武十四年誅梁國公藍玉收其黨
四萬餘人誅之初征雲南時諸將十餘人陛辭
上與玉論兵呼諸將去三呼而三應玉舉袖一呼諸
將盡起 上甚惡之所謂三呼不如一麾四萬餘人
之命基于此矣按藍玉之死在洪武二十六年又征
雲南玉爲左副將軍傅穎公爲大將是時 上雖親
餞之于龍江然進止機宜非玉所得專也

近峰聞略言 太祖克金華召一星者劉日新推命
答曰將軍當極富極貴又推諸將校則言或爲公或

爲侯 高皇怒其不言官職劉請屏去左右曰極富
者富有四海極貴者貴爲天子 高皇大喜洪武四

年召至問欲貴乎對曰不願又問欲富乎對曰不願
問以所欲曰臣所欲者求一符可以遍遊天下耳

高皇因以手所揮白扇題曰江南一老叟腹內羅星
斗許朕作君王果出神仙口賜官官不要賜金金不
受持此一握扇橫行天下走識以御璽劉持此遍遊
十二年回家忽對妻子言我當死于非命故歸欲作
別去遊京師妻留之曰既當死死于家耳答曰當死
于京都遂至南京都市中推筭但請命而已蓋先被

旨不許與人筭故也都督藍玉平雲南回因請劉言
將軍將星見梁地當封梁國然七日必有一險我當
與將軍同死後果封爲梁國公侍朝穿紅袍在西班
時日當上照映 上目之曰此將軍不獨外邦人畏
之朕亦膽寒矣有張尚書者同往雲南與玉不睦對
曰此人陛下之前不妨但恐非少主臣也 上由是
欲誅之因潛令科道糾之科道問張尚書何以爲罪
張第言軍還不交軍欲乘此作亂耳玉臨刑時嘆曰
神乎劉先生之言問爲何人曰劉日新 上聞因逮
劉至問汝與藍玉筭命對曰曾筭又問汝命盡幾時

曰盡今日因殺之今其家子孫猶在賜扇尚存按藍
玉以征南左副將軍從潁國公破雲南還又六年大
破虜封涼國公非梁國公也又三年而以謀反誅非
自雲南還封涼國公非以其時誅也張尚書者疑即
張統雲南平後始爲左叅政至布政使並無與玉同
朝也推此則劉日新之妄可知矣

庚巳編言于梓人者湖廣武岡州人其父嘗夜夢梓
潼神遂能雕塑神像極于工緻梓人生七八歲眉目
如畫資性聰警其州將愛之因其父藝以梓人名之
及長有雋才且多異術舉洪武乙丑進士歷知登州

府有訥其家人傷于虎者梓人命卒持牒入山捕虎
卒泣不肯行梓人笞之更命他兩卒曰第焚此牒山
中虎自來兩卒不得已入山焚其牒火方息而虎隨
至弭耳帖尾隨行入城觀之如堵虎至庭下伏不動
梓人厲聲叱責杖之百而舍之虎復循古道而去尋
爲部民告訐以爲妖術惑衆有 詔逮梓人下刑部
治之數月瘦死獄中棄其屍家人發喪成服一夜忽
聞扣門聲問爲誰答曰身是梓人家人驚曰鬼也曰
吾實以間逃去云死者詐也勿疑家人不信謂鬼衣
無縫驗之乃不然遂內之梓人不自晦匿日與故舊

遊宴或泛舟不用篙楫逆水而上以爲樂里人劉氏
其怨家也執而繫之白知州伍芳請奏聞芳不許劉
遂詣闕告之朝命法官來州推案未至一日忽失梓
人所在但存鉄索而已劉無以自明竟坐欺罔得重
譴而梓人自是不復見云梓人自號七十一峰道人
詞翰適逸可觀吳用藏其自制遊太山歌一紙予嘗
見之按乙丑進士登科錄無于梓人且 高廟之世
不應異人疊出如此而實錄亦不載恐未可信

雙溪雜記言宋景濂洪武二年除學士十年致仕五
品終身是時官制學士承旨正三品學士從三品侍

請讀學士正四品景濂爲承旨致仕銜稱嘉議大夫
卒後官制方改此言謬也

鄭端簡于宋國公勝穎國公友德俱云暴卒例凡暴
卒者俱賜自裁者也于曹國公李文忠獨書卒而曹
公卹典至優厚其神道碑爲董倫撰云十六年冬十
有二月王有疾明年春疾轉亟 東宮臨視明日

上親幸其第撫悼良久翌日而薨偶見一野史云文
忠多招納士人門下 上聞而弗善也一日勸

上內臣太多宜少裁省 上大怒謂若欲弱吾羽翼
何意此必其門客教之因盡殺其客文忠驚悸得疾

暴卒 上發悲怒殺諸醫及文忠侍者百人余以爲
不根之論及攷嗣公景隆誥具言歷代貴戚之家保
富貴者鮮以其理道無知威儀不度由是束手而傾
者有之不自重而覆者有之其丁寧告戒幾三百言
而未云前朕姊子李文忠朕命居群將之列功至公
位嗚呼非智非謙幾累社稷身不免而自終又云今
命爾從外孫景隆襲封曹國公爾其戒前人之失戒
慎之母汎言毋拘勢與魏國公徐允恭申國公鄧鎮
誥絕異然此誥在洪武十九年而十七年曹公贈王
之誥又云四夷來庭厥功居多小心勤慎始終如一

其于甥舅之親君臣之義能兼之矣豈以親故有所諱耶抑既封之後始有所聞耶切責及殺門客疑有之史蓋曲爲諱也

野史又言 太祖初見周伯琦叅政問曰先生年若干曰七十五矣因贈詩先生七十五何不六十九白骨塋青山萬古名不朽按三朝野史載淮西閻夏貴歸元授中書左丞又四載乃卒人弔之曰享年八十三何不七十九嗚呼夏相公萬代名不朽不應相同至此

都公譚纂言優人某 太祖令人投之江陰戒勿令

死某濡衣而出 帝問之若何乃歸乎曰臣下見屈原其言有理是以復歸問何言曰我逢暗主投江死汝遇明君莫下來按群居解頤載散樂高崔鬼善昇癡齊文宣帝令給事捺頭向水下良久問之曰見屈原云我逢楚懷王方投汨羅水汝遇聖明君胡爲亦來此然則此亦附會前人之語也

野記謂 太祖召楊維禎將用之維禎八十餘矣作老客婦謔以見志或勸 上殺之 上曰老蠻子止欲成其名耳不僂而遣之一時頗高其事諸學士俱有詩詹同文作傳皆假借之所謂非義之義也予嘗

有論暴其罪按維禎預脩元史史成當授官以老辭
歸卒年七十六非八十餘也維禎祖父非宋臣是時
元有天下矣仕可也既食元祿不仕可也何罪之可
暴希哲誤矣

客坐新聞言 高皇帝下建業伏劔見金碧峰峰不
為起 帝曰若知有殺人不眨眼將軍乎峰曰若亦
知有不怕死和尚乎因問取吳楚策後閱廬山志曹
翰屠江州以兵入崇勝寺僧緣德坐不起翰怒曰而
知有殺人不眨眼將軍乎對曰若知有不怕死和尚
乎翰大敬異之然則剪勝所傳即此事也

草木子謂 上有佳句云鳥蹄紅樹裏人在翠微中
天下誦之又 皇太子新月詩云昨夜嚴陵失釣釣
何人移上碧雲頭雖然未得團圓相也有清光照九
州野史附之謂為 太祖及懿文不享國之證草木
子乃元遺民 國初所著書謂 上者順帝也 皇
太子者愛猷識理達臘也蓋以其不獲有天下而在
東宮頗擅權故記之耳 高帝集無此二句

十三年永嘉侯朱亮祖卒實錄以為鎮廣東所為多
不法番禺知縣道同上言數十事皆實 上以亮祖
功臣不下吏但罷職令居江寧縣之安陸鄉未幾以

病卒其子暹亦以智勇稱數從征伐累功爲府軍衛指揮使先卒功臣錄及吾學編亦因之然攷上御製壙志云胡惟庸不法使鎮嶺南作爲擅專貪取尤重歸責不服已非一時朕怒而鞭之不期父子俱亡就塋已責之地所謂其子者暹耶抑次子耶亮祖死于杖明矣史蓋諱言之也

高廟紀汪廣洋傳言廣洋貶居海南舟次太平復遣使勅責云云廣洋得所賜書益慚懼遂自縊卒按高廟御製文集勅諭怠政坐視廢興丞相汪廣洋云昔命助文正于江西雖不能匡其惡自當明其不善

何其幽深隱匿以致禍生前與楊憲同署于中書憲奸惡萬狀爾匿而不言觀爾之爲也君之利乃視之君之禍亦視之無忠于朕無利于民如此肆侮法所難容差人追斬其首以示柔奸爾本實非愚士特賜勅以刑之爾自舒心而量已以歸于冥冥故諭今勅辭若此而史與吾學編乃謂上切責之廣洋惶恐自縊以死何也

震澤紀聞謂宋公景濂既以孫慎坐法累徙蜀之茂州遇一僧問曰濂何以至此僧曰公豈嘗有愧心乎景濂曰無之僧曰先生于勝國嘗爲官乎曰翰林國

史編脩僧默然公至夜乃自縊而死攷王忠文小傳
及鄭楷行狀俱云至正乙丑用大臣薦拜翰林國史
編脩自布衣入史館爲儒者之特選先生以親老不
敢遠違固辭會世亂益韜秘乃入小龍門山著書屬
文又言景濂足跡未嘗踰鄉里則景濂實未受官至
京師也若劉文成伯溫則舉元進士爲萬安丞江西
行省掾史江浙儒學副提舉行省考試官兩爲元帥
都事行樞密經歷行省郎中處州總管府判前後九
政矣今縉紳之論不攷本末輒以議宋公而于劉公
不之及人固有幸有不幸哉

洪武二十七年十一月晦潁國公傅友德卒十二月
定遠侯王弼卒二十八年二月宋國公馮勝卒八月
信國公湯和卒信公封王謚塋備極恩禮所未聞者
襲封耳若潁宋二公之卒在藍梁公之後一應恩典
俱從削奪以鄭端簡吾學編暴卒例之其爲賜死無
疑但實錄爲宋公立傳脩言其功之所謂爲大將馭
衆無紀律其征納哈出裨將有盜胡馬者勝斬之以
徇然亦自掠胡馬至使闔者行酒于納哈出妻求大
珠異寶又胡王死才二日強娶其女失夷狄降附心
上以此深責之然是十八年事耳以後數佩印巡邊

加太子太師恐未可據以爲罪狀也至潁公尤不可
曉自洪武元年以後北征及平蜀平滇功冠諸將不
聞有纖毫罪狀見疑以死而史不于卒時立傳却于
封公下及之與藍梁公同例永樂中又不爲置後豈
藩邸時有宿歎耶至湯信公雖號宿將爲列侯首而
毘陵之欠忠鑄之誥券瞿塘之退縮載在詔勅至恩
禮優崇有羣公所不敢望者蓋首倡解兵退休之請
深中 上心而晚年風疾不能言動又有以安 上
意耳定遠亦不立傳女爲楚昭王妃以昭王行實攷
之蓋亦賜死家至籍也 高帝末年大將有功名者

誅僂幾盡而秦晉二邸亦先薨逝無非授 文皇爲
祛除之地耳史之曲諱甚多不可枚舉

洪武三年馮宋公勝爲征虜右副將軍引兵擅還京
師爲 上所切責按馮勝初名國勝以平吳功進大
都督府右都督兼右詹事至北征復稱都督同知馮
宗異宗異其更名也意者初改樞密院爲大都督府
其左右都督俱從一品後進一品而同知爲從一品
宋公因從品改官耶將有別故鑄秩耶二十八年卒
見 國史甚明定遠黃金爲作傳云悉據金陵馮氏
家乘內言三十二年十月十日卒 朝廷哀悼遣祭

勅有司治喪以閏十二月五日附葬子男九皆先卒
恐誤

國初事蹟載廖永忠僭用龍鳳章服不法事處以死
刑辰蓋其時人當不誣而攷之 國史洪武八年德
慶侯廖永忠卒爲之立傳且載其功頗詳又云上賻
遺之甚厚以其子權襲爵而功臣錄吾學編皆因之
則辰說誣矣初但疑洪武三年以前功甚大當封公
爵以所善儒生窺意而止三年以後下西川之績見
于 御製讚所謂與傅成雙而迨其沒也乃不獲一
爵一謚同于吳良顧時輩何也及攷洪武十年特赦

江夏侯周德興罪召將相大臣戒之內云廖永忠數
犯罪屢宥不悛又復僭侈失人臣禮甚矣永樂十五
年都察院劾奏錦衣衛指揮紀綱獄辭內云德慶侯
廖永忠爲開國功臣以僭分犯法而被誅乃知永忠
實以殊死者蓋 高帝一時之忿不暇寬處既刑而
後悔之且念其功故加賻葬且使其子襲封脩史者
緣而爲之掩諱耳廖馮二人尚于卒下立傳而傳類
公王定遠僅于封爵下立傳則二公之禍當尤慘也

高帝御製集有論罪人曾秉正謂其性資聰敏且
能幹辦在職時凡有言計朕嘗聽從何期計出多端

乃有劾古殺身之姦豈不愚哉朕尚憐才能免死免
竄使還鄉里爾鬻四歲小女聲曰爲資以歸是其心
之正也乎所以昔人有云君子絕交不出惡聲忠臣
去國不索其名爾何如也今爾既不能爲人之父實
難雄于世故闡之不致生人陷人是其罰也攷之于
史秉正由刑部主事遷陝西叅政未行時設通政司
特留爲使官亦尊矣所謂言聽計從將事寄不淺矣
其既闡之後不知用入內職否將因此而殞否史惟
于歲後記別用一通政使而于秉正罷斥之由一不
之及豈脫畧耶將有所諱也

損齋備忘錄舉乙未夏六月從 高皇帝渡江者凡
十人曰徐達馮國用弟勝邵榮湯和常遇春鄧愈耿
君用子炳文廖永安弟永忠文臣二人李善長毛廣
又曰從渡江而歸附者一人曰俞通海揚一人曰李
文忠子一人曰沐英逮至洪武三年大封功臣則增
多矣殊不知三年所封唐勝宗陸仲亨周德興費聚
陳德王志郭子興顧時陳德華雲龍鄭遇春吳良吳
禎華高皆自濠梁起從渡江者也廖永安及俞通海
兄弟同自巢湖歸附而分爲二既載廖俞而遺胡大
海耿再成趙德勝丁德興又以郭子興子爲郭興王

志爲王志原又遺薛顥汪興祖損齋者梅純也駙馬
都尉殷之後何孟浪乃爾

弇山堂別集卷二十

弇山堂別集卷二十一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史乘考誤二

剪勝野聞謂劉基嘗携客泛西湖抵暮仰天而言曰
天子氣在吳頭楚尾後十年當興我其輔之及過蘇
見張士誠曰貴不及封侯何可久也夜登虎丘山曰
天子氣尚在吳頭楚尾聞郭子興據濠上就見之遇
太祖曰吾主翁也深自結納曰後十年君爲天子
我當輔之按公遊西湖見異雲起西北謂天子氣在
金陵後十年我將輔之然是謝江浙儒學副提舉時

語其後張士誠據吳郡之日郭子興據濠上之時公
方再起官在處紹間足跡未嘗至濠與吳郡也後至
太祖下金華始遣人聘基非素相識也何不經若
此○枝山野記謂韓林兒始嘯亂稱小明王劉護軍
始就之謂豎子不足謀去適 皇祖皇祖初亦與共
事謂劉應便除之乎劉曰不足煩也因請更號大明
太祖從之韓果先歿按韓林兒初稱小明王後建
國號曰宋改元曰龍鳳 太祖初亦奉其正朔授官
爵劉嘗謂 太祖此牧豎耳奉之何為後林兒為呂
珣所逼國亡亡之五年而 太祖始即大位國號大

明也

野史又謂劉基初見 太祖問能詩乎基曰儒者未
事何謂不能時 帝方食指所用班竹箸使賦之基
應聲曰一對湘江玉竝看二妃曾灑淚痕班 帝顰
蹙曰秀才氣味基曰未也漢家四百年天下盡在張
良一借間 帝大悅以為相見晚此詩甚奇俊恐亦
附會語蓋伯温初見與宋濂章溢葉琛同不應獨有
此問而犁眉公集不載應制之作必非真又謂伯温
將死遺命焚屍揚灰勿葬平生所讀兵書盡送 朝
廷 高廟聞之遣使至家索書欲為營葬其子以父

既焚對 上不信故今青田有伯溫墓然實空墳耳
按伯溫素精堪輿必不肯不擇一歸地以爲子孫計
且 帝疑雖漸釋而讒者方在事焚屍揚灰之說其
不落間口爲石介者幾希恐至愚之人亦不爲此
震澤紀聞謂 太祖既有天下謂誠意伯曰汝既佐
朕定天下復有何術以教朕之嫡孫使守天下乎基
曰有因成一小篋而用鐵汁灌其鎖以授之及靖難
兵入 建文君開篋而視則袈裟一伽黎一剃刀一
度牒一曰此劉伯溫教我也遂爲僧而遁按誠意卒
於洪武八年時 皇太子無恙而又二年 建文君

始生何得預云爲嫡孫計乎此誤尤可笑

海鹽王文祿有名世學山尤怪誕不經聊錄其最無
謂者其一劉誠意少讀書寺中一異人每出神則一
月後爲僧所焚其人神返夜呼曰我在何處基知之
開窓應曰我在此神即附之聰明增前數倍天文兵
法一覽洞悟翊運爲謀臣之冠按此乃宋人真德秀
故事有傳之者人尚以爲誕妄與誠意無與其二
聖祖賜劉誠意一金瓜令有急則擊之一夕夜將半
擊宮門乃開而迎之曰何也曰睡不安思 聖上奕
碁耳命對奕俄頃報太倉災命駕往救劉止之曰且

奕上遽起曰太倉國之命脉也不可不救曰請先遣一內使乘輿往遂如言回則內使已斃車中上驚曰何知以救朕厄曰乾象有變特奏聞耳曰何人為謀曰早朝衣緋者是早朝西班中有一臣衣緋命縛之即取袖中懸哨鴿放起鴿已死袖中蓋以鴿為號起伏兵也其臣姓名忘之劉誠意影神有童子持金瓜隨侍即上賜也按夜半開門奕碁全近兒戲當時高帝必無與誠意相厚至此且行狀家錄俱不載金瓜之說而誠意未卒之前其反者惟一邵榮耳所謂西班牙緋何人也其三刑部尚書開濟上

謂濟曰朕欲燕上天二十八宿濟曰臣意亦然曰燕何品也昂奎用酪畢用鹿肉莆用菜根及果參牛用醍醐斗井鬼用秬米華和蜜柳用乳麋星用秬米烏麻作粥張用毗羅婆果翼用煮熟青黑豆軫用莠稗飯角氏用諸華飯亢用蜜煮菘豆房用酒肉心危用秬米粥尾用諸果狼作食箕用尼拘陁皮汁女用烏肉虜用烏豆汁室用肉血壁用肉婁用大麥飯并肉胃用秬米烏麻野棗列于二十八金卓上問何以知至否曰二十八金椅以紅綿剖鬆椅上至則芒倒不至則芒不倒如濟言燕畢其二椅芒不倒問曰二

宿何不至也濟曰一宿 陛下宿臣 上疑曰卿欲作朕不難也後以事見法問曰卿聰明絕世錦心繡腹且聞人心有七竅可見乎濟曰先剖腹風入無見也先斬後剖五內宛然剖之可見也既斬而剖不見竅 上曰濟死且誘朕真聰明也按實錄野史俱不載此事尤誕妄無疑其四 聖祖憫常開平無嗣賜二宮女妻悍不敢御晨起捧盂開平曰好手已入朝至回內出一紅盒啟之乃宮女手也開平驚憂入朝儀度錯愕 上問之不敢對再三詰曰面色非昔豈謀朕耶開平懼盡吐其實 上大笑曰再賜何妨

也且入宮飲酒解憂已命力士肢解其妻分賜功臣上寫悍婦之肉開平回不見其妻驚成癩癩按開平有二子茂昇妻藍氏為玉姊開平卒後封王夫人抑何謬也又有王比部可大者南京人言魏國公達夫人妬而酷數辱公弗許置媵妾 上賜宮人二先後逼責之得疾死一日魏公方謁 上見其色不懌曰得復為嫂所歐乎公謝弗敢隱 上笑曰此易事耳因留魏公飲而密勅二健璫齋銅搗往宣勅擒夫人中門左碎腦埋土中上建一觀音齋室魏公酒罷歸室成矣因秘不發喪予初駭其言無所經見後攷御

製神道碑記其門閥子女甚詳獨不言娶某氏又進封曾祖母母俱王夫人獨不封妻又謝夫人者叛將再興女也意可大言亦有據然至二十年復追封謝氏爲王夫人且與開平事絕相類恐俱未可信後考鄭端簡今言中山王初夫人張氏繼夫人謝氏王出師歸孝陵論王卿夫人好鞭撻人至死此不足佐卿朕爲卿擇一佳婦謝夫人是也謝夫人生四子四女長卽仁孝皇后次代國安王妃又次未聘永樂丁亥仁孝皇后崩長陵諭謝夫人朕欲得夫人季女繼中宮夫人曰妾女不堪上配聖躬長陵曰夫女不歸

朕更擇何等壻耶季女竟不敢受人聘從佛氏爲尼於南京聚寶門外所謂王姑庵者是也嘉靖中霍文敏公爲禮書毀之據此知所謂妬而死者張夫人非謝夫人也第謝夫人以洪武二十年追封則已前死矣何得至仁孝皇后崩爲文皇辭幼女聘中山王以洪武十八年正月卒至仁孝崩已二十三年何得有未笄之女此女少出家爲尼有之未必有命繼中宮事也然則今言亦未確

鄭端簡今言滁陽王有長子郭大舍張夫人出戰沒一女惠生蜀豫如意三王汝陽永嘉二公主亦張夫

人出又次李夫人生郭老舍洪武四年 旨云說與郭老舍再三留你不住實要回鄉守祀你舊有二所庄田我就賜與你耕種教戶部官開除糧草十一年鄰人賁童兒誤出走十七年 上諭張來儀撰王廟碑文遂云王無後令滁州衛千戶王傑等二十二
人供祀事祝宥日興又令 蜀王往來修祀比王之國改令滁州衛掌印官致祭宥氏分獻二十八年老舍還鄉為費謙所發解里窩場做工 上面諭放回令一年一朝京師老舍卒諭葬立石老舍生謙謙生昇昇生信信 旨一歲一朝有籍於禮部鴻臚寺

弘治癸丑琥奏得旨冠帶守祀辛酉復奏下該部看了來說馬鈞陽行巡撫查明覆奏壬戌奉 旨是郭琥與做奉祀正德癸酉琥又求印信王傑裔孫璽奏琥詐冒吏部亦惡其求望漸多覆請奉 旨是滁陽王祀禮悉遵 皇祖舊制行郭琥近授職銜革了仍照 皇考前旨止與冠帶榮身再來奏擾不饒辛巳琥復奏吏部議法司問罪嘉靖元年五月朔奉 旨你部裏再查議了來說復奉 旨是郭琥准與原授職銜以榮終身不許干預祀事琥生厚滁陽散財集眾以啟 皇明萬世之業而 子孫曾無一命可乎

端簡之紀其詳悉如此然滁陽王實有三子長者戰歿次以病死少與群小謀叛高帝伏法故張來儀碑稱無後而所謂郭老舍者必滁陽之族年少長者也若其幼子則在洪武四年時當尚少而何以曰老舍使果滁陽王子是不胙茅土之封必惟金罍之賜矣寧能晏然而已乎

升庵丹鉛錄言元至正間端州上高縣有術士曾義山世居縣十五里胡蘆石畔嘗開一肆于縣南之橋埠有瞽而丐者日過肆前義山必禮而與之語或啖之果餌久之丐者告山曰明日有三人共一目來者

有異術君宜叩之明日果有眇一目者曳杖導二瞽人過肆山隨之拜於縣北之鷓鴣洲一瞽者曰當以小洲爲誓遂以其書授山且畫沙指訣盡其秘妙其書名銀河棹山後占卜如神邑人皆知預避紅巾賊行掠無所得恨欲殺之隱匿縣西觀音閣得免遂不復行其術密藏其書于胡蘆石洞中臨終謂其子曰某月某日有劉姓過吾家取書畀之戒不可泄後劉公伯溫官江西高安果經山家其子如山言授之遂棄官歸青田見太祖于金陵今獻彙言小說乃云劉公得石匣兵書乃瞽史詞話以欺愚人者君子可

信之而立言哉升庵之辨如此視王文祿所載若有一
據然考伯溫行狀第云少善經學工屬文及通天官
家言而已不言其所自得豈公諱之耶然謂公經義
山家從其子得書遂棄官歸青田見 太祖于金陵
按公自高安入行省幕府再補儒學副提舉論御史
失職歸起爲元帥府都事進行省都事奪官再起遷
樞密經歷假行省郎中下補總管府判忿歸父之始
應 高帝聘凡先後十餘年今謂得書而遂不事元
升庵當亦誤也伯溫占驗似能近而不能遠不然胡
運若此而尚欲借以成功名至憤恚欲自殺以門人

持之而免何名前知

近峰聞略言 國初命百官禮儀皆尚左改右丞相
爲左丞相餘官亦如之按漢尚右如周勃爲右丞相
陳平爲左丞相是也豈尚左之說因循至我 朝始
定而其間有因革耶夫丞相以下惟秦及西漢尚右
東漢尚左歷代皆尚左至元復尚右此豈僻事耶

枝山野記 高帝令宋學士濂作靈芝甘露頌賜酒
大醉歸爲孝孺言之頃酣寢方候夜深殊未醒即爲
代製文比曉宋起趨朝愕然謂方曰我今日死矣方
問何故宋曰昨 上命作頌醉甚誤不爲今何及矣

上怒必賜死方曰正恐先生覺已具一草或裁定以進可乎即以文呈宋閱之曰何改爲亟懷之入朝上迎謂濂頌何在宋出進之上讀之曰此非學士筆也宋又愕然上曰此當勝先生宋叩頭謝臣實以賜酒過醉不能成章門人方某代爲之上曰此生良勝汝立召見即試一論五策方立成上覽訖復顧宋曰渠實過汝即命面賜緋袍腰帶猶平巾令往禮部晏命宗伯陪之復遣覘馬方據上席岍然上曰斯人何傲因不畱俾爲蜀王府教授語懿文曰有一佳士資汝今寄在蜀其人剛傲吾抑之汝用之

當得其大氣力按宋公以洪武十三年卒方君年二十餘其上書試補漢中教授在公卒十餘年後此非實也且宋公之愛方甚凡所贈送文皆極歷履之詳而乃遺其見上事耶

開國功臣錄稱濮真鳳陽人國初從舉義累戰功歷陞都督僉事洪武初征高麗兵敗被執其王怒欲兵之真乃罵曰夷虜爾害吾之主必滅爾國爾不知吾大夫有志豈肯爲爾屈耶即割心以示之而死王大愍遣人入朝謝罪併歸從行兵士上曰濮真當危難秉義不屈忠節可嘉追贈樂浪公謚忠襄表其門

曰班超羣將志邁雄師有子璜生甫數月即封西涼侯坐藍玉黨事誅吾學編及封爵考亦從之又別立濮英傳云為都督僉事掌陝西行都司事然考之史有濮英而無所謂濮真也英廬州人累功至中軍都督僉事二十年大將軍馮勝等既降納哈出師還命英以三千騎殿為虜所乘馬踣見執絕食不言乘間剖腹死追封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柱國金山侯謚忠襄明年加封樂浪公尋封子璜為欽承父業推誠宣力武臣西涼侯後坐藍黨誅按璜以二十一年封二十六年誅相距僅六年而云生甫數月即封侯

一誤也洪武中未嘗與高麗交一矢而此云征高麗兵敗被執二誤也功超群將智邁雄師乃旌廖永忠門語而此以加之英且謂之忠義可耳所謂功超與智邁者不相符三誤也何後先諸公之不攷乃爾封爵攷又有刑部尚書金純歿贈山陽伯尤謬有贈沐陽伯者戶部金尚書濂也純歿有祭塋而無贈謚功臣錄胡泉傳子顯代父官都指同知掌武昌護衛事十九年隨楚王征古州等處以功陞前軍都督僉事仍侍王二十一年八月以護衛兵奉普定誤調隨靖寧侯征東川龍海諸蠻部招集軍士馬疋數多克

州城十有九珍寶貨具悉獻 朝廷二十二年七月
還師封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梁國公帶俸三十三
年追誥券革爵安置臨襄永樂元年五月王奏召回
除 皇陵衛指揮僉事三年改鳳陽衛九月陞指揮
同知十三年卒蓋以姊爲貴妃楚王母故也攷實錄
不爲顯立傳至二十二年十月內以靖寧侯葉昇擒
賊首夏得忠賞黃金百兩白金三千兩鈔千錠文綺
三十疋東川侯胡海普定侯陳桓等次之則此舉實
與顯同封賞者也視洪武中原諸賞獨優厚豈以
顯椒房之故連及之耶然實錄俱不載顯梁國之封

而諸公亦止賞典實錄又稱藍玉破北虜功最大擬
封梁以私元主妃毀關逐御史罪僅封涼夫以藍玉
所不能得而顯得之何也攷永樂實錄三年五月內
不載楚王奏而兵部黃及胡氏世襲親供甚明乃知
國史之遺誤亦多矣

野史載羅復仁吉水人 國初爲翰林編脩乞休致

太祖賜以一布衣而題其上曰性雖粗率忠直可喜
賜此布衣歸于田里按復仁以弘文館學士致仕

上賜之襲衣玉帶名馬坐墩鐵拄杖之類有勛舊文
臣所不敢望者布衣歸田之說何所繇起也

野記謂徐中山坊表初成江陰侯吳良靖海侯吳禎
薄暮醉過之問何以爲大功怒擊壤署額有司以聞
明日入見 上怒詰何以壞吾坊曰臣與達同功獨
達賜第而以大功表里 陛下安乎 上笑曰汝何
急也命有司即封地建二宅稱前後府按 高帝神
武嚴威良兄弟封爵在二十八侯中尚不敢有希覬
而敢擊中山之坊乎鳳陽諸功臣俱有賜第豈皆擊
坊而得者尤不足信也

國初誥命公侯同一品伯同二品子男同三品洪武
十七年以吏部尚書余燦言俱同一品唯軸則公侯

用玉伯子男用犀耳今子男爵革伯班秩俱在一品
上而軸同二品小有未合燦有長者之望崑山人物
志稱其父嘗爲鑷工燦以吏部尚書歸省徒步候親
戚戒投刺者勿言余尚書第稱余待詔兒來也而實
錄謂其用鄉人助教金文徵譖擅移文逐祭酒宋訥
事露以縱肆伏法其矛盾乃爾且余自試吏書後未
嘗歸省也

客坐新聞言藍都督玉克雲南回就胡日星推數日
星云公當封梁國公但七日中某與公同被難果七
日誅按藍玉破元兵後方擬封梁國公而以私元主

妃事發改封涼國公又三年而誅不唯國封不同與
征雲南絕無關係今言封七日而誅尤誤

吾學編秦愍王傳及愍王碑俱言王嚴毅英武上
委以關西兵事得專賞罰歲秋巡邊大將皆聽節制
御軍嚴整所過秋毫無犯二十七年征降西番捷聞
璽書嘉獎賞資以億萬計而國史于王事寄功賞俱
畧之二十八年薨而立傳也僅序其生年封爵而已
至謚愍王冊文云爾以年長首封於秦期在永保祿
位藩屏帝室夫何不良于德竟殞厥身又云哀痛者
父子之至情追謚者天下之公議義之所在朕何敢

私然則當其時 高帝之不滿於愍王著矣三十一

年晉恭王薨 國史稱其聰明英銳眉目脩聳美鬚

髯願聘有威容多智數又先後紀其事寄功賞甚詳

而吾學編皆畧之至 文廟實錄則云晉王亦聞

太祖注意于 上自念已兄也遂生嫌隙後與 上

皆入朝 上有疾晉王數以語見侵 上內懷憂懼

疾增劇遂懇求歸國二十三年與 上會征北虜乃

兒不花晉王素怯兵既行不敢出 上待之久不至

遂直抵迤都薄虜營獲其名王酋長男女數萬口羊

馬無筭橐駝數千先晉王恐 上有功遣人馳報太

子謂上不聽已約束勞師冒險太子言于太祖
已而晉王旋師太祖不樂及上捷報至太祖
大喜曰燕王清沙漠朕無北顧之憂矣太子言晉王
未深入然張聲勢有犄角之助燕王亦未可獨爲功
又言燕王得善馬不進太祖皆不聽按高廟史
成于太宗時使晉王有陷太宗意不應無貶辭
乃爾豈太宗以親故爲之諱耶抑其時濟燿濟潢
之交謗未行恭王之謀尚未露也

史謂洪武二年六月丙寅功臣廟成論次諸功臣之
功以徐達爲首次常遇春次李文忠次鄧愈次湯和

次沐英次胡大海次馮國用次趙德勝次耿再成次
華高次丁德興次俞通海次張德勝次吳良次吳禎
次曹良臣次康茂才次吳復次茅成次孫興祖凡二
十有一人於是命死者塑其像于廟祀之仍虛生者
之位初叅政胡大海等歿上念其功已命塑其像
於卞壺蔣子文之廟以祀至是復塑像于新廟疑此
記事者之誤耳據前列次序六王也其明年爲六公
所謂生封公死封王者至二十八年而始定何以預
知李善長馮勝之不終而革之是時沐西平一指揮
耳何以預知其有功而列之胡大海之前蓋塑像虛

位誠有之以後有不克終者不得入而所定位次則據永樂初年見在者而言耳此皆姚解諸公忽略之過也

田汝成記靄翠宋欽事謂都督馬燁鎮貴州以殺僚懾羅夷羅夷畏之號馬閻王貴州宣慰使靄翠死妻奢香代立燁欲盡滅諸羅郡縣之會奢香中小法當勘燁械致香裸撻之欲以激怒諸羅爲兵端諸羅果勃勃欲反時宋欽同知宣慰事亦已死而妻劉氏多智謂奢香部羅曰無譁吾爲汝訴天子訴而不聽反未晚也諸羅乃已劉氏遂颺馳見太祖太祖召而

訊之劉氏曰羅夷奉職七八年非有罪而馬都督無故聊蕭之恐一旦反謂臣等不戢敢昧死以聞太祖然之還宮以語高后曰朕固知馬燁忠絜無他腸第何惜一人以安一隅也命高后見劉氏于宮中曰能爲我致奢香乎曰能折簡召奢香與其子婦奢助颺馳見上具言燁枉辱狀太祖曰若苦馬都督乎吾爲汝除之雖然何以報我奢香叩頭曰貴州東北可以通蜀而衛梗父矣請爲上刊險平衛爲驛傳以通之太祖曰善乃召燁入朝議事燁既出而後知之大恨曰孰謂馬閻王乃爲二妮子所賣

恨不赭鬼方爲血海也既入見 太祖責問之一不
荅第曰臣自分梟首而已 太祖怒立斬之以其頭
示奢香曰吾爲汝除害矣乃封奢香爲順德夫人劉
氏明德夫人 高后賜燕謹身殿遣歸賜資甚厚命
所過有司陳兵耀之奢香既歸以威德風諸羅皆帖
服乃開赤水烏撒道以通烏蒙立龍場九驛馬匹餼
廩世世獻納奢香死 靄翠之弟安勻立今遂爲安氏
又云永樂初有顧晟者守貴州脩燁政諸羅畏之號
曰老虎田氏文可謂覈而事可謂竒矣然考之史有
未合者按一統志靄翠元宣撫使阿畫子以順元宣

慰使兼四川行省左丞降宋欽舊名蒙古歹亦以元
宣慰使兼四川行省叅政降以靄翠爲水西宣慰使
宋欽爲貴州宣慰使而詔靄翠位在諸宣慰上欽卒
子誠襲十五年誠毋劉氏名淑真入朝賜紗羅襲衣
又賜米三十石鈔二百錠衣三襲遣歸十六年劉氏
復入朝十七年靄翠遣妻奢香率土酋入朝貢方物
賜文錦綺帛珠翠如意冠金環繡衣洪武二十一年
二月長興侯耿炳文承制遣陝西都指揮同知馬燁
率西安等衛兵三萬二千人屯戍雲南六月水西宣
慰使靄翠貴州宣慰使宋斌貢馬賜鈔帛斌當是誠

弟也九月霽翠尚以蠲逋租貢馬謝恩而明年正月
進馬者則爲霽翠妻奢香遣其把事人等蓋翠已卒
矣二十三年宋宣慰奏苗蠻亂遣延安侯唐勝宗等
討平之二十四年置永寧至霑益郵傳四十八貴州
都指揮馬燁巡視謂未有郵卒請以戍軍應役二十
五年正月都督何福討雲南都勻九名九姓及畢節
囉囉諸蠻剋之尋遣人奏故宣慰霽翠妻奢香亦桀
驁不服請兵討之不許十月奢香遣其子婦奢助及
把事頭目允則隴往來朝賜銀錢錦綺甚厚至二十
六年正月貢馬方物按奢香二月內獨有貴州宣慰

使安的稱貢而奢香宋誠亦絕響矣豈奢香歿而霽
翠之弟安的代之爲安勻誤耶將宋斌者亦歿而水
西宣慰改爲貴州貴州之宋宣慰降爲同知耶史于
土夷歿襲俱畧不書第于貢賀賞勞一端尚可攷見
然所謂馬燁者都指揮耳非都督也都督誅死史必
書之今闕不載而奢香之不服在何福請討之前子
婦奢助之入朝在奉 詔不許討之後若劉氏入朝
其時 高后尚在后宮之宴或有之而奢香入朝則
高后已賓天二年矣奢香之代任與馬燁之在鎮又
五年矣奢助之入朝又三年矣后宮之見與華蓋殿

卷之三
之宴何人也馬燁爲都指揮而顧成爲普定衛指揮使其時已著勛進都督僉事鎮貴州至永樂初復以鎮遠侯鎮之成之威名豈燁所可擬且又非顧晟也今貴州所隸驛分有之奢吝者疑即其所首建二十四年事耳

鄭莊簡公作直文淵諸臣表云藍察御史許士廉謂復三公府 高皇不聽然藍玉以梁國公領太傅此言誤也洪武二十三年脩東宮官屬宋國公馮勝潁國公傅友德爲太子太師涼國公藍玉曹國公李景隆爲太子太傅開國公常昇全寧侯孫恪爲太子太

保非三公也恪故燕山忠愍侯興祖子莊簡于列侯表亦不能詳

一統志於人物則云陶鑄蘄縣人爲福建按察使有廉明聲以劾奏布政使薛大昉貪墨偕召至京民爲之詩曰陶使再來天有眼薛公不去地無皮已而果復任至名宦則曰陶垕仲爲福建按察使劾布政使薛大昉云云亦如之攷之于史實陶垕仲非陶鑄也脩志者孟浪乃爾

傳信錄謂 高帝昉成建文即位燕王來奔喪而不朝謂已叔父行也給事中金華龔叔安奏曰象簡朝

天殿下行君臣之禮龍衣拂地宮中序叔姪之情按
玉堂清話杜審琦 昭德皇太后兄自寧州歸 太
祖 太宗皆其甥也一日陳內宴于福寧宮 太后
臨席 祖宗以渭陽之重終宴侍焉又前拜爲壽樂
人致辭曰前殿展君臣之禮虎拜朝天後宮伸骨肉
之情龍衣拂地然則傳信錄所傳亦附會也
李景隆二十四年加止太子太傅而永樂初稱太子
太師蓋建文所加官也吾學編謂其時魏國公徐輝
祖加太子太傅禮部尚書陳迪加太子少保理亦應
爾然是時尚書正一品而以二品銜冠之所未曉

谷府左長史劉璟傳邑人陳中州誤謂 高帝授璟
爲閣門使金書除奸摘倭四字于鐵簡賜之令擊百
官不法者後遷谷府長史提調肅遼慶寧燕趙六府
事鄭莊簡公亦因而筆之書吾謂此真齊東野人語
中州青田人誇大誠意伯家事而附會之耳金書鐵
簡此優人彈唱宋八大王事也 高帝豈以鐵簡賜
閣門使乃至谷府長史一小府佐豈有提調六府之
理肅府在甘肅慶府在寧夏秦王在西安韓王在平
涼未就國安能遥制洪武間趙王祀甫封即逝時無
趙府趙府文皇第三子也吾不意莊簡之博洽而亦

舛誤至此也

東昌之戰盛庸于耿李累敗之餘而能鼓率諸將士以取勝可謂奇矣若真定之師能協力要擊事未可知也以後雖數角數不利然至京師已下而尚能軍亦一時巨擘惜少一死耳而卒不免亦何益也庸在洪武中爲都督而戰功不甚著史僅載冊其女爲周郡王有嬪妃當是脩史者削其實耳

皇明紀略庚辰狀元胡靖即胡廣廣與楊溥同與廷試初擬溥爲狀元而廣次之 上偶問今年狀元何人中官以湖廣人對蓋謂溥也館閣誤用遂以廣爲

第一按革除錄言是歲王良第一以貌寢故改用廣且使紀略所載爲真則文定何以不爲第二而在二甲耶建文于文事極留心不應孟浪乃爾

建文之出奔王文恪陸文裕鄭端簡俱詳載其事以爲天順中出自滇南呼寺僧曰我朱允炆也胡濙名訪張儼僊其實爲我衆聞之大驚以聞詔傳送入朝衆無識者僧曰固也有中官吳誠者俾來驗之亦不識也曰吾賜汝肉汝兩手俱有所執伏于地而口取之記否誠始拜而哭命居大內以壽終塋西山不封不樹而史不及之豈有所諱耶薛應旂憲章錄則言

正統十二年廣西思恩州獲異僧陞州爲府土官知州岑瑛爲知府瑛初遇老僧於道從者呵之不避詰其度牒乃楊應能也曰此非吾姓名吾有所託而逃者汝不聞金川門之事乎云云瑛大驚送之京師使尚膳太監吳誠識之其說亦如諸公攷之史第云正統五年有僧年九十餘自雲南至廣西給人曰我建文也張天師言我四十年苦今滿矣宜亟反邦國命其徒清進持詣思恩府土官知府岑瑛執送總兵柳溥械至京會官鞠之乃言其姓名爲楊行祥釣州白沙里人洪武十七年度爲僧歷遊兩京雲貴至廣西

上命錮之錦衣獄四月而死同謀僧十二人俱戍邊衛此事與應旂所紀相近然應旂實借此而附會前說耳其人乃楊行祥非楊應能也建文以洪武十年生距正統六年當六十四耳不應九十餘也是時

英宗少三楊皆其故臣豈皆不能識而僅一吳誠識之識之又何忍下之獄而死戍其同謀十二人也且事終于正統五年非十一年也思恩故府未聞某年陞州爲府也野史又載建文詩凡三首其一牢落江湖四十秋蕭蕭華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愁新

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其二其三皆題于
金竺長官司羅永菴者風塵一日忽南侵天命潛移
四海心鳳返丹山紅日遠龍歸滄海碧雲深紫微有
象星還拱玉漏無聲水自沉遙想禁城今夜月六宮
猶望翠華臨閱罷楞嚴磬懶敲笑看黃屋寄團標南
來瘴嶺千層迥北望天門萬里遙欵段久忘飛鳳輦
袈裟新換袞龍袍百官此日知何處唯有羣鳥早晚
朝似不及前詩之悲切而自然恐皆好事者附會語
也大抵建文出亡與否不可知僧臘既已深當滅跡
以終必不作此等詩以取禍亦必不肯出而就危地

所以有此紛紛者止因楊行祥一事誤耳

客坐新聞言睢州張統字 有學行尚氣節 國初

以人才詔赴京師初試部職建文時歷陞雲南布政
永樂初召回臨行與妻子曰吾荷 先帝知遇起在

草野一旦叨此重名今國事已移去則何爲唯一死

以報國也偕至鍾山下有深淵名龍潭張乃沐浴具

冠服向淵慟哭再拜投于潭而死其妻與二妾四子

見張投淵皆大慟繼之家僮及隸卒各二人咸慟哭

云相公娘子輩皆爲國亡我輩不爲相公而死乎亦

把臂連死于潭於戲千載之下孰謂無田橫者乎按

張統洪武末以雲南左布政召回拜吏部尚書壬午
初謁 太宗賜勅慰諭最後乃經于後堂耳啟南所
紀無一實者張公在雲南政績甚著將來宜入循吏
傳不宜與方鐵諸公同

文廟實錄是三楊諸公手筆于方孝孺等直著其抗
命之跡可也乃曰孝孺叩頭乞哀 上命執之下于
獄嗚呼是何心哉議者專罪楊文貞恐未必盡出文
貞手

弇山堂別集卷二十一

弇山堂別集卷二十二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史乘攷誤三

革除編年言 太宗初即位日追封徐增壽為武陽
王按增壽初贈武陽侯再追封定國公許以公世爵
實未嘗封王也

李文達天順日錄紀鉄昇石死義事甚烈二公同鄧
人也故能知之王文恪紀聞謂公死後二女入教坊
數月終不受辱有鉉同官至二女為詩以獻 文皇
曰彼終不屈乎乃赦出之皆遼士人按二詩首章所

謂今日相逢白司馬尊前重與訴琵琶不知同官者
何人乃敢以此詩聞 上乎第二章所謂春來雨露
深如海嫁得劉郎勝阮郎亦似已嫁後詩也按立齋
閒錄云公于三十五年十月十七日典刑子福安發
河池千戶所充軍子安先于鞍轡局病故父仲名年
八十三與母薛安置海南一女四歲發教坊司文恪
以精核名而所紀之不審如此二詩必出好事者然
當時以昇石非內朝臣故數窘 上且不屈而尚未
至族誅

客坐新聞言蘭溪邵都御史玘舉進士爲御史值兩

浙巡按闕推舉皆不得人 上即時召玘堪差辭以
浙人不當往 上曰以卿浙人知浙中利病特命卿
耳仍命御史一員協處按邵公墓志嘗按江西廣東
福建而不言浙江此誤也

同年蔣評專勛言元未有翰林李承旨者徐太傳送
至京 上固欲官之不可乃命授 太子諸王書承
旨第山人衣巾而日夜督責 太子諸王業甚迫
后怨之一日語 上曰李先生乞歸 上問何故曰
恨米粗不中老人口 上曰此老乃不食我米放歸
田後 太宗即位思之承旨已死召其子見不稱旨

授行人司副今其後有爲叅議者攷國史琬琰不見
李承旨事惟一統志有李士瞻者事元爲翰林承旨
楚國公子守成仕 國初爲檢討然士瞻不及見我
朝永樂初以布衣李繼昇爲春坊贊善講經歸猶訪
以時政宣德初用輔導恩錄其子又西亭中尉志載
郊縣李希顏 太祖爲諸王子擇師用廷臣荐手自
爲書徵至京師命 大本堂授經諸王有弗若教者
以管擊其額 帝撫而怒以 孝慈言而解累授左
春坊左贊善大夫永樂初初年歸詔復其家疑蔣所
傳即其人也一統志亦載之第言在講筵不言至永

樂初始歸又贊善大夫亦非洪武十三年以后官蓋
中尉所傳若合希顏繼昇事而一之者也

聞中今古錄言祖訓條章云後代不許設丞相革除
年間又設左丞相齊泰右丞相黃子澄故靖難后定
其罪名曰齊黃黨惡是也按齊以兵部尚書黃以太
常卿預機政謀削諸王當時何嘗有左右丞相靖難
檄止稱齊黃黨惡亦不言左右丞相也

聞中今古錄言永樂中有親軍指揮三貞曰紀綱曰
劉江曰袁剛 上喜其名雖各異音則相同因號爲
三剛日侍 上左右每呼則呼三剛而不名惟紀之

權勢薰灼既而劉調官遼東袁調官寧波紀後志滿
怙勢以坐事伏誅籍沒夷族今北京貢院其遺址也
劉表子孫至今猶襲蔭按劉江自都指揮至都督后
出摠遼東兵未嘗為親軍指揮也且江劉異音惟吳
儂鄉語乃呼江為劉耳三劉之說村鄙可笑

考之史 周定王櫛國汴梁為次子汝南王有勳奏
訐其與兄 世子有燬謀不軌 建文君捕執 世
子下詔獄鍛鍊久之 世子不肯承于是復捕執
定王父子先後竄雲南分置大理等各府不相通而
還有勳于汴梁父之復執 定王錮之京師十王府

文皇人紹 遲文自焚死乃什 定王而以金符召
世子于雲南賚予甚厚作孝子歌賜之俾從 定王
還國而封有勳于雲南之大理歲給祿三千石金帛
鈔緡海巴之類亦以千計久之召還大梁竊以為有
勳之訐父兄虎狼虺蜚所不若也而 文皇待之若
此得無失刑而傷義乎及考 建文元年有勳為奏
訐之事而其人以洪武二十三年生僅十歲耳即世
子以洪武二十二年生亦十一歲世子之不敢承反
固忠孝天性非人所可測而有勳十歲兒豈便作此
狡獪得非齊黃諸公欲以質成 定王之罪而使人

誘其左右閹宦以告密之利可以奪嫡篡父耶將無
有爰爲左右所誘劫而不能制耶 文皇是以亮而
曲全之然至宣德三年 世子以紹父位是爲 憲
王而新安王有熹僞爲兄反書號箭以約彰德府
趙王舉事而 趙王發之 上疑都指揮王友爲孽
捕治幾成大獄無何事露乃知爲此事者有熹而主
謀者又有爰也于是俱削爵爲庶人錮之 西內子
孫俱以幽死固天道之好還而虎狼尅蠱生而殘毒
險伎要不可以童幼解也
許浩復齋日記言永樂間解縉以草登極詔稱 旨

以政任之不久而黜一日且暮寧夏報被虜圍 上
悉召閣下諸老皆已出惟編脩楊子榮赴命 上不
懌付以奏曰爾後進寧解此今當遣何處無往救子
榮徐曰不須救也 上曰何也子榮曰臣嘗奉使至
彼其城堅且人皆習戰今其發已十餘日虜必已退
但勅守臣固守及鄰近諸城堡隄脩可矣不必遣兵
重爲煩擾也 上頗回顏曰明日與諸老商之夜半
虜圍解報至詰旦 上召子榮以報書示之曰爾何
料之審也喜見于色問其名曰楊子榮命去子字單
名榮即命入閣與楊文貞楊文定同事寵遇日隆按

文敏以合太宗即位日即與解公等七人同入內閣
改名榮至解公斥外文敏已官右諭德矣楊文定後
二十年始入閣何得于此時稱同事料西虜彷彿有
之然寧夏亦非被圍也又云文敏才實通敏而善承
人主意二楊皆以諫東宮事係獄累年文敏雖嘗諫
上不罪也按文敏實未嘗諫東宮事東宮居守南都
上以入中貴讒怒之文貞時留輔導嘗入朝以不能
匡正下錦衣獄十日而即赦出復官文定爲司經局
洗馬下獄長繫十載東宮即位始赦出拜翰林學士
今所紀無一合

枝山野記謂 文皇之嫂汪氏后 文皇追謚懿文
曰 孝康皇帝廟號興宗誤也 建文初上皇太子
號謚曰興宗孝康皇帝 文皇即位削之仍爲懿文
皇太子 建文前母開平王女常氏今母太常卿呂
本女也非汪氏

一統志載陳德文始與人洪武中以北平按察使使
西域至撒馬兒罕按前使撒馬兒罕者給事中郭驥
傳有陳誠者以吏部員外郎使西域載其風土甚詳
十二年又稱永樂古麻剌國王哇來頓本親率其臣
來朝至福州卒謚曰康靖勅葬閩縣有司歲時致祭

考之史乃其國曰古麻剌朗王曰幹刺義亦啟來朝
賜賚甚厚還至福州始卒賜塋閩縣一統志脩自內
閣諸公而與史抵牾者當時只遣人于各省採事實
而不知攷國史也

洪武二十八年兵科給事中傅安郭驥使西域永樂
五年始還朝各改禮科給事中七年郭驥使本雅失
里爲所殺十四年命傅安封別失別里納里失罕爲
王後復留滯虜中至宣德元年始歸前後近三十年
留虜中者十之八九然僅勅給命耳睦摯爲著傳云
永樂中以都給事使歸告老賜一品服致仕月給米

十石夫八名此皆妄談不足信

傳信錄言我朝宣宗章皇帝乃建文君子也云

云不可筆之于書末又云太宗崩仁宗嗣立

皇太子在南京未幾有一太監王姓者曰今上聖

壽不永殿下宜早爲宗社計遂密以小舟送之

還北京數日而上崩太宗既以宣宗爲太孫

未嘗明言其爲建文之子而宣宗年幼失所恃

亦不自知其身之所自出自後而英宗獻宗而

孝宗以至于今上亦皆不自知其爲建文君之

孫也此事殊誕妄可惡夫壬午之後吳王諸弟悉幽

死 建文之子亦在幽至天順中始赦出何緣獨有此舉况 仁宗崩後 宣宗以六月辛丑始至京師豈有不召而先至之理 文皇入金陵時 宣廟已四歲今云二三歲又時尚侍 仁宗于北平事甚明大抵出梁億宵人語不足存也

開國功臣錄言長興侯耿炳文援真定陣亡高氏鴻猷錄言亦因之按 成祖即位后有勅諭各鎮大將復任炳文在焉永樂二年禮部言炳文家用龍鳳服飾 帝曰先帝老臣亦為是乎速改正之則炳文非陣亡者攷之吾學編蓋炳文以被劾自盡耳炳文諸

子為都督及尚江都郡主進駙馬者俱不獲令終

野言太宗偶問宋指揮琥有子否對曰有二子 上

令帶來看琥引入見 上喜曰都好即令三公主四

公主同下降兄弟俱為駙馬都尉一日琥從外歸二

子迎侍琥醉大喜撫二子曰吾家受恩深矣父腰金

子腰玉公主偶為 上言之 上曰此亦欲腰玉耳

命守寧夏以功擢都督荐至封侯西寧此又大誤也

西寧侯自名晟其二子曰琥曰瑛俱駙馬又靖難之

初晟以中軍都督僉事歸附即陞左都督而二子始

就選為駙馬父金子王之說何自而起也

吾學編稱西寧侯晟卒贈鄆國公謚忠順鄆國忠順
公嗣侯瑛沒于土木而追褒者也晟之卒有祭葬而
無贈謚

田汝成炎徼紀聞言田琛者故思州宣慰使也自宋
元來世有思州宗族蕃衍自叙出自關中蓋漢高帝
從齊諸田關中而巴蜀關中近地遂蔓延于此今婺
州縣有齊地圖有稱齊田云諺曰思播田揚兩廣岑
黃言大姓也吳元年田仁智納土歸附詔立思州宣
慰司以仁智爲宣慰使其族人田茂安者據沿河婺
州以獻僞夏明玉珍洪武五年明玉珍敗茂安乃降

立爲思南宣慰使琛仁智子也嗣立與茂安之子宗
昇爭砂坑日尋以兵宗昇復禁其民不得從華風瓦
屋樹杭秫子弟不得讀書民大疾苦永樂初遣行人
蔣廷瓚往勘之琛自言願見 上白事廷瓚遂以入
覲琛言思南故思州地當歸思州 上曰思南叛歸
僞夏時何不徑取屬汝耶畫土分疆是 朝廷事汝
安得擅有之琛復訐宗昇諸不法事 上曰過惡在
彼汝何與焉第安分守土再犯吾磔汝矣琛叩頭受
諭而還與宗昇構殺如故十一年十一月 上乃遣
旗校數人潛入二司執琛宗昇去城中寂無知者頃

之忽一官開黃榜諭諸夷曰首惡既擒餘無所問于
是諸夷帖然琛宗昇至京師咸斬之乃諭兵部尚書
全忠等曰思南思州之民苦田氏久矣其滅之以爲
府治遂建布政司貴州以廷瓚爲左布政使時廷瓚
已爲行在工部侍郎矣攷之 國史謂初思南宣慰
使田宗昇兇狠淫虐生殺任情與其副使黃禧構怨
累年互有奏訐 朝廷雖惡宗昇然以田氏世守其
地曲與保全而改黃禧爲辰州知府思州宣慰使田
琛亦與宗昇有怨禧暗結琛使圖宗昇宗昇及琛數
相攻殺禧既得志律橫虐民民甚苦之琛自稱天主

妻爲地主禧謀與琛連兵攻思南宗昇挈家走琛殺
其弟發其祖宗墳墓而戮其母屍盡掠其人畜貨財
所過殘害其民宗昇訴于朝屢勅田琛黃禧赴關自
辨皆拒命不至自知不爲 朝廷所容遂有逆謀潛
使姦人張勝依托教坊司官吏勉得出入祇應將伺
便爲變事覺命行人蔣廷瓚往召之而勅鎮遠侯顧
成以兵五萬壓其境兇黨叛散琛等就擒與黃禧相
繼械送京師皆引服琛妻冉氏尤強悍復遣人招誘
臺羅等寨蠻人苗普亮等爲亂與 朝廷遣琛還招
撫因得免死 上聞之詔有司禁錮琛等以宗昇雖

橫恣然窮蹙自歸得未減使復取歸思南而宗昇奏
言必得報怨家以絕禍根 上以其素兇惡幸今免
禍猶不自懲而欲逞忿民將有不勝其害者遂留之
京師月給俸米宗昇怨望出誹言因發其祖母陰事
謂始與黃禧奸實造禍本而竊損其衣食欲殺之祖
母亦發宗昇縊殺親母瀆亂人倫等事 上命刑部
正其罪諭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 朝廷初命田琛
田宗昇分治思州思南正欲安其土人乃今皆爲土
人之害琛悖逆不道構扇旁州妄開兵釁屠戮善良
抗拒朝命已正其罪宗昇尤爲兇鷙絕滅倫理罪不

可宥其思州思南三十九長官司宜加意綏撫可宜
置府州縣而立布政司摠轄之其原設長官司及差
稅悉仍舊所當行之事卿等詳議以聞原吉等議以
思州二十二長官司分設思州新化黎平石阡四府
思南十七長官司分設思南鎮遠銅仁烏羅四府其
鎮遠州婺州縣亦各隨地方隸而于貴州設貴州等
處承宣布政使司以摠八府仍與貴州都司同管貴
州宣慰使司其布政司官屬俱用流官府以下叅用
土官從之遂命吏部選授布政司及府縣官以行人
蔣廷瓚河南左叅政孟驥爲左右布政使改河南右

卷之五
參政陳俊名爲右參政山西左參議王理河南按察
司副使張翥江英俱爲左參議副使鄒銳僉事丘陵
進士周宗保俱爲右參議授進士崔彥俊王恭等爲
府州官令廷瓚等率至貴州隨缺定注廷瓚嘗與擒
田琛等之謀故陞用之據此紀比之汝成所載爲尤
詳而顧成等以重兵壓境然后兇黨叛散元惡就擒
所謂旗校數人潛入二司執琛宗昇去非實錄也土
酋出入皆有親信擁護彼既縱惡若是豈肯歛手就
縛廷瓚舊嘗爲工部侍郎坐事削職以才學爲行人
至是有功擢左布政使不久卒官披荆棘立軍府貴

州人至今稱之

遼東破倭之捷莫重于廣寧伯謚忠武劉榮遼東志
以爲劉江水東日記載其事而疑其姓名攷之 國
史蓋榮父名江卒于戍仍父名補伍累功至右都督
當奏捷之日尚名江及封伯而后具其事始改名榮
也余于宛委餘編有載父子同名者以爲異而榮亦
其一云成化間脩史者于其孫安傳謂劉榮封廣寧
伯子江襲可謂鹵莽之甚一統志則又承其誤而云
劉江桃源人燕山中護衛百戶靖難有功累陞中府
左都督又云劉榮宿遷人襲父職靖難有功進封廣

寧伯不知左都督之劉江即榮舊名也其孟浪乃爾
枝山野記言靖難時有將官劉綱者勇力絕倫功甚
著以中軍都督僉事久鎮遼陽心甚不平因內侍狗
兒訴謂已勞在諸功臣右而獨不得封爵狗兒乘間
言之 上曰朕觀劉綱相甚薄吾豈負功吝賞者哉
愛其人欲多待朕幾日耳既而倭寇犯邊綱率師往
討一戰擒之誅其類無噍遺遂封廣寧伯受封之日
拜家廟不能起次日薨 文皇嗟嘆久之按所謂劉
綱者即因劉江而又誤者也以中軍左都督鎮遼東
文皇語有無不可知然以永樂十七年八月壬子

封至次年四月戊午卒今云受封之日拜家廟不起
抑何舛也

陸子淵玉堂漫筆言鎮遠侯顧玉卒贈夏國公非夏
也夏上少一畫當作虔音讀余爲比部郎湯以問今
侯寰而不能對謂侯家統柁忘之耳徧考廣韻玉篇
洪武正韻皆不載此字豈陸該博別有據耶然贈國
大典寧有舍洪武正韻而巧爲字者好奇之士不諳
典章乃爾不足信也攷碑志及史俱無此說

子淵又言 太宗朝鎮遠侯顧玉非也顧名成永豐
劉子欽由省元至會元亦非也是歲會元楊相

刑部題名記有駙馬都尉富陽侯李讓掌部事而吾學編亦因之大誤也富陽侯沒在永樂四年其時北平初爲北京有行部而無刑部侯之所掌行部耳即布按二摠司也吾學編又于駙馬都尉灤城侯李堅傳云或曰堅子莊嗣侯謚威壯徧攷皆無之

枝山野記謂永樂中征安南黎氏降有三子皆隨朝其孟曰澄賜姓陳爲工部尚書澄善製神槍後貶某官而命其子世襲錦衣指揮澄願從文乃許世爲國子生其仲曰騰賜姓鄧亦官尚書後貶江陰縣佐有三子令一人世襲錦衣指揮此殆影響而未真也黎

季穉之次子曰澄即所謂僞相國越國大王者季穉及蒼既長係澄赦出監造內府噐仗累官工部尚書子叔林亦累宜工部侍郎食尚書俸不聞其賜姓與所謂鄧騰也

一統志于壽州張勇云父興靖難時力戰創重勇代領之以功封安鄉伯而不爲興立傳按代領衆者張勇而封伯者實張興也興封五年始卒七年勇始襲爵興無子勇蓋其從子云

枝山野記謂駙馬梅殷受遺詔誓劍勉強釋兵以直言取忌忽密旨令駙馬王云募能刺都尉者官超三

級王廉知失機指揮許至發到囚四十餘人奏報
上大悅令其夜俟其早朝到小舟打竹橋擁其登舟
待行渡脚板即掀擠其下水淺不能沒奮舟駕其背
而死大長公主朝號慟語 太宗命即捕許至等詰
問曰汝于梅都尉何仇對曰有旨 上怒即命金瓜
槌折其齒併其從皆斬打竹橋以報都尉其三子皆
至今世襲指揮使云按謀殺梅殷者都督僉事譚深
趙曦而發其事者都督許成亦無所謂許至與王駙
馬也深曦挾私恨及窺伺有之奉旨則誤矣三子皆

公

震澤紀聞言河南人王璋永樂中爲右都御史時有
告周府將爲變 上欲及其未發討之以問璋璋曰
事未有跡討之無名 上曰非也兵貴神速彼出城
則不可制矣璋曰以臣之愚可不煩兵願往任之曰
若用衆幾何曰得御史三四人隨行足矣然須勅臣
巡撫其地乃可遂命草勅即日起行直造王府王愕
然問所以來者曰人告王謀反臣是以來王驚跪璋
曰朝廷已命丘太師將兵十萬將至臣以王事未有
跡故來先諭王事將若何舉家環哭不已璋曰哭亦
何益願求所以釋 上疑者曰愚不知所出惟公教

之璋曰能以三護衛為獻無事矣從之乃馳驛以聞
上喜璋乃出示曰護衛軍三日不徙者處斬不數日
而散攷之 國史非王璋乃王彰也永樂十八年十
月河南中護衛軍丁俺三等屢上變告周王反謀
上使親信大臣覈之實矣乃用金符召王俾以明年
二月至京師明年正月王先期入丙午陛見 上出
俺三等告詞示之王辭窮頓首言死罪死罪 上以
至親赦不問置之王邸四月丙申命還國癸丑命尚
書蹇義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撫安軍民而王彰得
河南壬申周王還國奏納三護衛官軍許之命駙馬

都尉廣平侯袁容往河南量留儀仗親隨外餘悉赴
京癸丑至壬申僅二十日耳計王彰履任之日王已
上疏辭護衛旬日矣彰未命巡撫之先王已召至京
承反謀矣告反者丁俺三也彰無與也遷護衛者袁
容也彰無與也且丘太師死塞外已十年矣何緣復
云將兵十萬且至王文恪舊史官也而好作不根語
乃爾何以信後

水東日記言 國朝將官專生殺如都督韓觀守廣
西尚然觀師行慶遠生負迎候悉命斬之曰我知此
亦賊耳山忠毅公代觀則有間焉聞公蓋懲英國殺

黃叅將故事耳攷之正史及碑誌俱不言公僂黃叅將事惟三下南交錄略及之而不詳按黃叅將者名中初以都督僉事同呂毅送陳天平還國爲黎季犛所賺殺天平後大軍南討毅爲鷹揚將軍中無職寄從軍自効內云賊依天健山等處而以兵由生厥潭舍二江渡犯官軍新城侯輔遣中等擊敗之以後賞功典下謂都督僉事呂毅黃中先失律敗事後雖有再用輔率師南討簡定等伏誅中時在軍而論功姓名絕不之及豈其時中不用命爲輔所僂耶葉文莊

之所謂懲豈 文廟初以是怒張英公爲其功成而後寬之且諱之耶記以備考

復齋日記則云太師英國公張輔征交趾時一日黎賊擁兵大至公下令出戰叅將王某以風逆按所部不出公勒衆力戰大敗之而還明日班賞因問昨日不與戰者爲誰王知公怒已斂手曰昨以風逆故不敢出公曰我獨不畏死也我既已出而爾不繼賴朝廷福幸而勝耳脫或不敵而陷非爾賣我乎命引出斬之王叱引者曰誰敢引我公遽拔佩刀叱衆擁出斬于軍門其子某訴之 朝廷頗疑徵還都御史

顧佐請去其兵權以保全之其子知 朝廷意率其家人于長安門外伺公出朝而歐之 朝廷知而不問則謂公宣德初征安南誤矣且又不能舉衆將名而所稱姓又謬公于宣德時雖罷兵政 天子寵眷之爲諸勲臣之冠而其子敢率家人歐之長安門外耶丘文莊公三下南交錄亦頗言斬黃中事而不詳今水東日記云云或 太宗聞其事有所不憚耳陝西通志載西安舉人楊弘言事召見貌偉哲奏對辨 上器之召吏部授以左布政使吏部言惟一陝西缺係本土不宜授 上厲聲曰會稽非朱買臣卿

耶既拜詔賜免死券官其子錦衣指揮按 宣廟實錄俱無楊弘姓名與舉人授布政使事而 成廟時有西安楊恭自刑科出爲本省布政後坐法謫爲辨事官復職卒此必通志誤傳况鉄券免死擢官錦衣皆非常之典以授一選人甚無謂也

枝山野記言 太宗一日命左右至文淵閣覘庶吉士講習否令一一記其動靜比報各有所事惟劉子欽袒臂席地酣睡盖時初飲罷子欽被酒竟入夢耳上命召至謂曰吾書堂爲汝卧榻耶罷去其官可就工部爲辦事吏子欽略不分訴遽謝恩起而出外至

邸即買吏巾絳服之步入工部跪于庭尚書見之驚
曰劉進士何爲爾特起迎之子欽曰奉 聖旨命子
欽爲本衙門吏尚書不敢荅子欽便登堂侍立與傍
群胥等偶少頃 上又命一豎入部覘之還報云云
上嘆曰劉子欽好沒廉耻更令召來子欽至猶吏服
上曰汝好沒廉耻令左右還與冠帶歸內閣着讀書
子欽又無言遽起謝恩出具冠袍還閣中即一日間
也客坐新聞則言是吉水羅公名汝敬永樂初爲翰
林庶吉士時亦好奕一日 上賜問失對斥爲刑部
吏 上使人覘之羅具吏巾服侍立于堂有使復

上曰羅汝敬如何不在衆不敢諱奏對如故 上怒
斥刑部爲隸卒羅又復具巾服執杖列階下 上又
覘知召至改刑部主事歷陞工侍云此二事殊相等
按羅爲庶吉士時曾戍交趾出都門三舍而復不知
有作吏事否

雙槐歲抄言袁廷玉嘗以事過鄞見一婦乳女于其
縣傍廊哭甚哀問之云夫當戍趙州今在酒肆飲畢
即行矣廷玉惻然與俱至肆所詰其夫曰我韓嶺金
世忠也居以卜度日今缺戍爲族人賂卒長以我行
廷玉爲相曰此尚書骨也勿慮因代償其酒直貸米

二斗贈之曰苟富貴無相忘金至成以上幸 文皇
後累官至兵部尚書兼詹事余得廷玉家藏一牛腰
卷自戴九靈所著傳洪武初至永樂七年諸公跋其
術之驗者無慮百人而不一及金公事且金于其時
方昇貴苟念及廷玉恩德何不爲一跋酬之此恐傳
會之談不足信也且金尚書者名忠亦非世忠

傳信錄言 文皇一日召解縉至便殿屏左右問曰

漢王英武類我太子不如也于汝意何如縉曰太子
守成主天下之本豈可輕動 文皇默然縉出遇太
子謂曰 陛下愛漢王殿下恐不得久在東宮矣太

子憂甚明日遂投井左右救免 文皇聞之召太子

問曰我初無以庶易嫡之說汝聞之誰耶對曰解縉
言之耳 文皇怒遂置縉于詔獄久之掌衛事指揮
紀綱請曰縉久在詔獄實無大罪 陛下赦之

文皇大怒曰朕以彼爲死矣乃在乎綱知 上必欲

殺之既還遂召縉出獄對之流涕飲以燒酒既醉遂
埋于堂下雪中頃刻而死按解公初以泄其語爲漢
王所訴出爲交趾叅議又三年請鑿章江水忤 旨
下獄久之竟以舊憾益死今言太子投井隨即下獄
大誤

海涵萬象錄言舊制無巡撫侍郎等官宣德中吏部
止有尚書蹇義侍郎又缺後蹇奏保文選鄭郎中誠
陸右侍郎本部趙郎中新事蹇媚且又因缺望日言
于蹇曰鄭誠做得趙新如何就做不得蹇欲奏難于
衆論又之假以巡撫各處爲名保陞十二人爲侍郎
趙得與列巡撫之名自趙新始按尚書侍郎巡撫起
永樂十九年趙新陞侍郎在宣德五年巡撫江西然
非自新始也且新陞後誠始遷文選

雙溪雜記言永樂間胡廣等所兼不過春坊大學士
是時殿閣大學士不設已久非也是時胡廣楊榮金

幼孜俱兼文淵閣大學士

野記言永樂初狀元本曰李馬 上改馬爲騏驎既

而除名故今人罕知按是科爲戊戌蓋永樂十六年
也本名馬 上于傍益之以其曰李騏迨唱名莫有

應者騏以二十二年由脩撰屬疾聞 上晏駕榆木

驚悼疾甚卒今云騏又云除名誤也又謂是歲進士
有林廷芟者閩人儀貌頗偉 上欲用爲近侍問其

籍貫林以鄉音對 上嫌之乃擬爲某部官林退數

步復呼回曰老蠻子也沒此福改爲某州知州攷戊

戌登科錄亦無所謂林廷芟者其誤可知

野史謂榆木川之崩金文靖公速集諸內侍秘不發喪銷錫爲柙固之即殺工滅口作二詔一爲遺詔入朝一召東宮于留都俾星馳即位比喪達京師寂無知者皇太子至遂發喪易梓宮文靖一時鎮靜之功不可及也按此舉實楊文敏公謀文靖特成之耳仁宗特有勅陞賞文敏論功甚詳據史上以六月辛卯崩于榆木川壬辰學士楊榮與御馬少監海壽傳密旨甲辰至行在皇太子命太孫往行營仍報訃各王諭中外丁未成服太孫以巳酉至鵬鶚谷至御營發喪六軍號慟文武軍民人等

以辛亥迎于居庸壬子龍輿入大內然則所謂太子在南都與喪達京師寂無知者一何舛耶

瑣綴錄言仁宗在位時一日內臣道及太宗皇帝晚年欲立趙府爲儲諭意于東楊東楊即對以趙府面鼻欹側不宜正位遂宣趙府熟視頃之意頓罷仁廟聞之即日東降內批東楊加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西楊得旨懷進請加太子二字于少傅兩傍乃傳出未幾復陞工部尚書夫立趙之意素所未聞豈內臣假以爲東楊地乎按成祖頗不樂于東駕初以諸將推屬漢邸用擅募勇士殺兵馬指揮而解

后甚屬意趙邸以孟指揮謀擁立而解東楊之阻趙邸未可知然在西楊進少傅後東楊以太常卿謹身殿大學士加太子少傅金文靖以戶部右侍郎武英殿學加太子少保俱同日未幾東楊進工部尚書金亦進戶部然則初未有加少傅與西楊阻之之說可推也東楊后賜璽書獎諭令三俸兼支則賞其榆木川顧托之功或兼以陰擁翼故不可知

小說云尚書呂震有通才掌禮兵刑三部事 太宗將北征沙漠命洗馬姚琪撰祭文姚題作祭寶纛文上進 上大怒曰何舞文若此命置姚于獄候旋

師坐譴師至榆木川 晏駕 仁宗登極命震治此獄震擬進曰本名旗纛姚琪寫作寶纛係字體差訛當作某罰 上從之攷永樂洪熙首尾既無洗馬姚琪與下獄什罪事而是時刑部乃尚書劉觀震亦不兼掌也有姚友直者嘗仕司經局洗馬出爲滕府長史于永樂元年進左叅政仍掌長史事後官太常卿恐亦非此人

弇山堂別集卷二十三

史乘攷誤四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枝山野記云永樂劉行業端父子領鄉薦會試下第
道遇漂水一女子未沒號救劉命援之登舟附載以
歸道中皎然不涅迨家婦迎問曰買妾乎劉告之故
女叩頭言本土族今舉室葬魚腹矣感君子再生恩
請執婢役以報劉曰惡有是猶能返汝立命人送還
還則茫茫然大川耳親識皆絕復載歸命善視因爲
擇壻歸之婦曰渠已無家君非構意室之縱使從人

未必勝君殆亦天作之合其留侍巾櫛劉固不可論
勸數四久之乃處二室生二子長大宗伯文安公定
之次即布政叅議寅之也按永新縣志劉文安公母
夫人留氏邑虎溪田家女也始石潭先生年四十餘
弗嗣余高王父帥正翁與先生故友善因勉以副室
計先生曰吾亦念是久矣柰何帥正翁曰虎溪吾留
家媪有三女長者年及笄矣而尚未有聘者先生領
之翁歸乃謀之高王母劉夫人旦日高王母託通家
相好故期會先生之適室歐陽夫人于虎溪密約夫
人袖釵環爲女聘而弗令其媪知之至則已有陰泄

之者矣媪長女遂先匿后山松樾中弗可召高王母
乃躡語歐陽夫人曰今所見次者雖差少然固甚俊
拔解人意取聘移之不可乎歐陽夫人深然之高王
母乃起執次女袂曰吾固知若福女也即以釵環強
加焉踰年遂生文安公後留氏累被封褒四子二女
並貴顯出入禁闈享榮盛數十年年九十乃卒福女
之云豈虛哉今小說妄載先生納水漂女重誣先正
所自出不可無辨故特詳著之志爲尹臺宗伯所譏
當不謬野記所載故飾美耳然留氏實劉氏尹公亦
未免以同姓諱也

據楊文貞 三朝聖諭錄謂宣德中太子少保都察院左都御史劉觀與其子輻俱以賊敗法司議置之死文貞及建安公以四朝舊臣請從末減 上曰為汝二人曲貸其死可發為邊吏建安對以士可殺不可辱發邊吏死等耳始戍輻遼左而觀從養然觀在永樂十二年實以刑部尚書謫為本部吏至明年始復官故一時之議有此而憲章錄謂父子俱戍似誤近峯聞略言王文恪公宣德間巡撫周公忱會計入朝 上命置酒于樂館集公卿大臣侍飲極懽東里公獨不預是日一學士醉歸亡其帶詞初為賦醉學

士歌按宣德三年以前朝士有宴妓館者而左都御史劉觀父子為甚其年劉觀坐法右都御史顧佐禁革之又明年周文襄始拜工部右侍郎撫南直隸又三年始入計事豈有宴之妓館理文恪端人居史官久而作此論蘓人浮薄之餘習也

枝山野記言陳祭酒敬宗在留都豐城侯李隆留守公過豐城夫人即公主也聞公飲量欲闕之竟日不醉按李隆乃襄城伯也雖督南京守備原無尚公主又豐城侯李彬子賢襲侯亦嘗守備南京繼襄城後而亦無尚公主

天順日錄言 宣廟初諸大臣惟黃福持正不阿命
觀戲曰臣性不好戲命圍碁曰臣不會著碁問何以
不會曰臣幼時父師嚴只教讀書不學無益之事所
以不會 上不樂居數日敕黃福年老不煩以政實
疎之也按 三朝聖諭黃在淮漕文貞公荐之爲南
京戶部稍均勞佚耳且是時惟蹇夏二楊及胡忠安
常入侍不聞有對奕之說似未可信也攷之史以爲
太宗朝事恐亦據日錄而書之未可信 太宗嚴重
蓋未嘗與群臣對奕而忠宣當其時亦多鎮外不常
左右也

菽園雜記正統間楊文貞公自江西還朝所過府州
縣餽送一切不受耿清惠公時爲淮楊鹽運使餽雞
四翼麵一盤楊公受之且携手而行其激揚之意默
寓于交際如此先奉直公時客淮陽親聞其事按楊
公展墓錄往返間雖一驛丞相見餽一雞必記豈有
過淮楊獨不書耿公理又其中云聞有耿運同者亦
可而未之見當是前說虛耳

枝山野記言 張太后大漸乃召三楊于榻前問

朝廷尚有何大事未辦者士奇首對有三事其一建
文君雖已滅曾臨御四年當命史官脩其一朝實錄

仍用建文之號 后曰曆日已革除之豈可復用對
曰曆日行于一時萬世信史豈可蒙洪武之年以亂
實 后納之或曰請謚爲神聖皇帝其二云云 后
亦首肯其三方孝孺已誅 文皇帝詔收其片言一
字論死乞弛其禁聽令存而傳之 后默然未荅三
楊即趨下叩頭三事臣等已受顧命遂出而憲章錄
亦因之按 張太后遺詔今存未聞有此二事也即
有之何以寶錄遺而不脩孝孺集至成化時始出
憲章錄載馬順害劉忠愍球事謂持刀小校本虞氏
人與耿九疇鄰九疇素愛其年少俊美因與往來後

久不至甚迂之一日來見九疇見其貌黃瘠不類情
之曰汝無有疾乎狀貌頓異如此小校吐實且曰迫
于勢不敢不行比聞劉公忠臣吾儕小人無故作逆
天理事死有餘罪矣特來別公且謝誤愛耳因慟哭
悔恨不已未幾果死勞堪類編亦因之據此則小校
乃耿清惠素所狎侮者也耿公正人豈宜有此且劉
忠愍以正統八年下獄耿公方爲兩淮鹽運使原未
入京至十三年誑誤被逮赴京事白即遷刑右侍劉
之死久矣何嘗一相及而敢于矯誣乃爾

立齋閒錄謂 朝廷旨意出內閣臣條進藁底居閣

中謂之絲綸簿其後爲宦寺取入中禁徐有貞既得
權寵乃請于上如故事還簿又一說謂楊文貞告
展墓恐權歸于次相文敏乃以絲綸簿送內暨文貞
還請之不復出矣兩說俱無據而後說尤孟浪虛藁
原在閣不謂之絲綸簿而當時文貞文敏偶以資序
先後耳其委寄寵禮同文貞何緣以展墓而歸簿也
嘉靖初言事者攻文貞且請簿詔詰責之乃已野史
之誤人若是

餘冬叙錄記 英宗初立年在幼冲 朝廷大政承
太皇太后指裁爲多 太后嘗御便殿執政大臣英

國公張輔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被旨
入朝 太后左右女官雜佩刀劍侍衛凜然 英宗
東立英國公等兩下立 太后召問之人皆有獎勸
之辭及溥乃嘆曰 先皇帝嘗稱卿忠不謂今日得
相見也 仁宗監國于南時 太宗方寵漢庶人有
代嫡意溥以翰林學士切諫下錦衣獄者十年 仁
宗即位始出溥數月遷大學士故 太后有是言因
顧 英宗曰此五人先朝所簡貽 皇帝有行必與
之計非五人所贊成者不可行也 英宗受命頃
間宣太監王振至俯伏 太后顏色頓異曰汝侍

皇帝起居多不律今當賜汝死女官加刃振頸 英
宗跪爲請之諸大臣皆跪 太后曰 皇帝年小豈
知自古此輩禍人國家多矣我能聽帝暨諸公留振
此後不得重令干國事也 太后駕起詔 英宗賜
英國公等酒飯乃出嗚呼 太后其所謂女中堯舜
乎宣德正統二十年間清理之治毋儀天下之力也
攷楊文敏行狀及楊文貞三朝聖諭錄最爲詳備然
以召對言則影響 宣宗時事也王振之說恐無之
按文敏行狀云二月乙未 宣宗侍 皇太后謁
長陵 獻陵康子 上以 皇太后命召見公等五

人于行殿諭之曰 皇帝數言卿等忠勤今天下清
寧民生無事是固 祖宗福佑家國亦惟卿等贊翼
之功賜以酒肴及白金紵絲表裏 聖諭錄所載英
國公張輔少師蹇義少傅士奇太子少傅榮太子少
保幼孜太常卿溥入見 太后云云略同後還京士
奇嘗獨對 上曰前日 陵上汝等謁 太后退
太后爲汝言 皇考往在京中談汝等姓名及行事
甚熟 太后悉能記憶其間才學優劣與任事不任
事皆有譏評謂輔雖武臣而達大義蹇厚重小心但
多思而少斷汝持正言不避迂意議事之際 先帝

數不樂汝然終從汝以不敗事嘗有一二事失先
帝甚悔不從汝言 太后又謂朕曰凡正直之言爾
不可以爲迂而不從謹之謹之攷史所記亦略同至
正統中絕不載 太后召見諸大臣事夫以 太后
召見大臣於 朝廷爲盛事於諸公爲盛遇責數王
振爲盛德文敏行實與 聖諭錄何故佚之史於
太后之聖政王振之蠹國蓋娓娓焉何所諱而不書
意者何文簡驟聞前輩之言喜而筆之不知其誤也
兩湖塵談錄謂正統初魏文靖公驥爲吏部侍郎中
官王振怙寵而驕每出則雖部堂尊官亦斂輿迴避

公一日相遇於崇文門不爲避王銜之譖於內衆爲
公危忽一日 上御便殿召吏部既至問孰爲侍郎
驥近日有何事公慷慨言其故且曰臣不才備位六
卿臣不足惜 朝廷名器可惜耳溫旨慰之曰爾所
言者是好官 按魏公而有此則生平第一偉事而
公卒于成化中行狀志傳之類何所諱而不載又攷
古穰雜錄云魏公篤好吟咏癯然若不勝衣王振亦
重之呼爲先生贊見惟帕一方亦不較夫既曰重之
則譖公事所必無者古穰爲李文達公賢門下正其
時人兩湖之言似非實錄

菽山野記謂 英宗一日獨與楊文敏公語語及公家事甚詳又問公有何事難自處者朕爲卿處之公謝無有 上固詢之公曰臣有一妾與臣同貧賤頗善事臣第妾有父以臣貴父依臣臣嘗厚待之今被侵家政規權賂頗撓臣事臣未能去之也公意蓋欲上爲屬之法吏罪而屏之耳 上忽顧左右呼校尉來面封杖俾至公第杖殺之公叩首謝然而以雙篋往公請其故 上曰既誅其父安用其子乎公頓首言此女頗無過亦自嫉其父姑且留之 上曰父以女死女寧自安要之勢或不可後成噬臍無如初恐

情也公又申懇再三竟不許校尉云頃刻報已兩斃公猶未出朝也攷此事別無經見文敏公給假省墓卒于武林時 英廟僅十四歲事皆 太皇太后主之何得有此舉動耶此事絕類前紀徐中山常開平事皆齊東野人語也

閒中今古錄言永樂末詔許學官考滿之功績者審有子嗣願自淨身入宮中訓女官輩時有十余人後獨王振官至太監正說初居中得寵至 張太后崩權傾中外歲已巳虜人也先犯邊勸 上親征者是也乃沒土木之難世莫知其由教職故識之以示後

攷之王振少以選入司禮讀書後爲東宮局郎 英
廟即位遂越興安金英柄司禮見實錄甚詳無所謂
教官闡割之說也

莘野纂聞言劉球學士以避難隱居姚江幾數年從
學者日衆而名始聞當塗以其異黨也庶得之竟置
于法有成器先生者姚之名儒也特憫其志爲作文
以祭之登靈緒山望空而哭者三祭畢輒書祭文數
通分呈藩臬跡其所爲若謝翱王炎午之於文天祥
皆非有爲爲之者按劉球侍講言事忤王振假董編
脩璘請爲太常卿株累下獄錦衣指揮馬順希旨殺

之其事明甚今言避難隱居姚江從學者衆當路庶
得置法殆是夢中語

枝山野記言正統末王振謂三楊 朝廷事虧三位

老先生然三先生亦高齡倦瘁其後當何如文貞曰
老臣當盡瘁死而後已文敏曰不然楊先生休如此
語吾輩衰殘無以効力當荐幾個後生報 聖恩耳

振喜令具名來翌日即同荐陳循高穀苗衷等振欣
然用之文貞或讓文敏文敏曰彼厭吾輩矣吾輩縱
自力彼豈自巳乎一旦內中出片紙書幾個名字某
入閣某入閣則吾輩束手而已今數士竟是我輩人

又當一心力也文貞嘆服按此是後人歸美文敏語耳殆非實錄文敏以正統五年省墓卒于杭又四年文貞荐曹鼎以待講入閣其年文貞卒又三年陳公始以學士入閣又二年苗高二公始以請學入閣今謂文敏爲此言而振欣然用之蓋相去遠者幾十年近者亦四年矣故曰非實錄也

西樵野記言景泰間摠兵石亨西征振旅而旋舟次綏德河中天光已暝亨獨處舟中扣舷而歌忽聞一女子泝流啼哭連呼救人者三亨命軍士亟拯之視其容貌妍絕女泣曰妾姓桂芳華其名也初許同里

尹氏適年尹家衰替父母逼妾改醮妾苦不從故捐生赴水亨詰之曰汝欲歸寧抑欲爲我之副室乎女曰歸寧非所願願爲公相箕箒妾耳亨納之裁剪補綴烹飪燔竊妙絕無伍亨甚嬖幸凡相親愛者輒令出見芳華亦無難色是年冬兵部尚書于公謙至其第亨欲誇寵于公令芳華出見之華竟不出亨命婢督行者相踵于道芳華竟不出于公辭歸亨大怒拔劍欲斬之芳華走入壁中語曰邪不勝正理固然也妾本非世人實一古桂久竊日月精華故成人類耳今于公棟梁之材社稷之器安敢輕詣獨不聞武三

思愛妾不見狄梁公之事乎妾於此永別矣言罷杳然按此事乃武三思之于狄梁公今傳會之耳且石公景泰中未嘗一日離京營天順初始西征則于肅愍為所害久矣

客坐新聞言成國朱公某沒于虜其子某隨征獨返見其母夫人讓之曰汝父死于國難汝隨征何獨生還豈利其爵棄而不顧耶立命死之以庶子襲其封時人皆偉之按沒虜者成國公勇也其妻曰王氏初封國夫人後追封王夫人儀即其出也襲公爵次子佶授指揮使其事無一合者且不能舉其名何以稱

野史

西樵野記黃鑑蘓州衛人厥父善舞文起滅詞訟蕩人產業為害不少既而晚生鑑弱冠時登正統壬戌進士上因其青年美才俾官近侍蘓人咸曰父苦事刀筆而子若此何天理耶景泰間寵渥益甚後駕自北還禁錮南宮及改元天順復位上以舊恩待鑑陞大理少卿朝夕召見無期一日上御內閣露一本角微風漾之命取以觀乃鑑所進禁錮者上嘆曰不意鑑之奸有是耶亟召甚于平日鑑至上擲此本視之鑑連呼萬死伏誅遂至滅族意使鑑寵

不及此惡能報之深耶按景泰中吳江有徐正者爲
兵科給事中嘗上疏言南城禁錮事景帝惡之謫外
衛經歷又以戀娼妓不行充戍鉄嶺衛太上復辟逮
而劓於市實無所謂黃鑑與陞大理少卿也

閒中今古錄言天順間冢宰王公翽右侍姚公夔一
日試該選監生出論題曰道盛德至就試者不敢斥
題目之差但告曰題目甚難姚又不得顯言惟體試
士之意從容請于王曰此題果不容易監生廢書已
久望易此題目王曰汝且一易姚曰只易了盛德至
善則諸生便可下筆王笑而然之噫冢宰但知道德

之對言而失章句訓道爲言也年老病忘非姚姚言
以請則試者情何由達而皆閣筆矣按此事累見之
野史是冠莊愍深掌院而韓襄愍雍爲僉都時事非
王與姚也

閒中今古錄言正統戊辰廷試一日 上夢儒釋道
三人來見至揭曉狀元彭時由儒士榜眼岳正幼曾
爲慶壽寺書記探花陳鑑曾爲神樂觀道童也按考
之諸野史是士人戲爲標目耳非 上果先有是夢
也

近峯聞略言嘉興張寧以才質受寵于 英宗嘗稱

爲我張寧吏部察上意推爲巡撫都御史。上曰張
可作都御史耶。繼推南京侍郎。上曰待北部有缺
來說未幾。憲宗即位詔給事中陞二級外補寧僅
得通判至知府耳。按張寧爲禮科都給事中受知
英廟果欲大用之。然吏部實未嘗兩推。至成化初吏
部推脩撰岳正爲兵部侍郎。寧僉都御史詔與在外
四品方面岳得興化知府。寧得汀州知府。實未嘗陞
通判也。

西樵野記言李都憲守三邊嘗題石灰詩云千槌萬
槌出名山烈焰光中走一番粉骨碎身都不怕只留

青白在人間。後以邊境猖獗挺出因裂其尸焉。今人
仰其節義誠詩憤也。按他小說載其詩語類于蕭愍
特小異耳。國朝無守邊李都憲出戰而死於虜者。惟
正德中才襄愍公寬以輕敵死虜。然不聞有詩。此必
因蕭愍而誤傳者也。

莘野纂聞言吾蘓陳僖敏公鑑韓都御史雍並爲郡
庠弟子。負時會郡守進香城隍廟。二公職當分贊先
期而至。有丐者私相語云。適見城隍迎丞相前導而
出。徃常在此未嘗見也。二公陰然之後果相繼第進
士。爲顯官皆以勲名終。然則享爵祿者神明預識于

塵埃中矣按此事吳中小說累載之謂是陳太保鑑
與俞太保士悅也二公實同時爲諸生又同列入座
若韓襄毅與陳公科第相去二十年豈有同時爲諸
生理

諸說家記王靖遠事謂虜酋阿台朶兒只伯數寇甘
梁命公西巡許以便宜行事公至稽閱邊備知守將
法弛而令不嚴嘆曰如此而欲虜無侵凌難矣明日
集衆轅門詢平日畏敵不畏將者得都指揮安敬即
斬以徇一軍震慄攷彭文憲志銘亦同第考之史則
云都督蔣貴僉都御史曹翼統兵勦胡寇駐魚兒海

子以都指揮使安敬言前途無水草不可進引還都
察院劾貴等懷奸失機宜治以軍法 上命尚書王
驥責貴死狀侈敬軍中以徇然則靖遠之誅敬以中
旨耶抑便宜行事耶誌文所載絕類狄招討侈陳汚
事雖快人意恐當以史爲據

李文達有經世才其所持論麓川事甚正但公生當
其時而所紀有不能無牴牾者謂麓川初叛沐晟尚
在彼時只遣人宣布 朝廷恩威赦其罪撫安之未
必不從遂輕動舉兵又不委晟而另遣將以致王師
失利此大誤也按正統二年十月雲南南甸州知州

刁貢罕等奏麓川宣慰思任發侵奪其所轄羅十思莊等處二百七十八村乞遣官齎金牌信符諭還所侵地詔黔國公沐晟處置以聞自是思任發不奉詔因而發兵侵噬不已而討捕之 命下矣然每歲未嘗不撫討也後遣沐晟爲大將總兵而都督方政等爲副以鎮兵從行政爲前鋒破虜逐北渡潞江遇伏敗沒晟逡巡不敢渡引兵還上疏請罪逾月遂暴卒人以晟爲伏毒最得其情矣今云不委晟而另遣將以致王師夫利何也晟卒後命其弟昂以左都督代鎮總兵再討麓川又敗乃始議遣王驥蔣貴以大兵

行文達又云麓川不如中國一大縣縱得其地于人何利益而軍需所費萬萬不可計兵連禍結以有今日此又大謬也 高帝命潁川侯以三十萬衆下雲南大理而 文皇復命新城侯以八十萬衆下交趾以故諸土夷環雲貴二廣以十伯計咸惕息而不敢動迨宣德初柳升王通再敗黎利而捐交趾與之中國自是輕矣麓川之所以驚肆爲棄交趾也若再敗于麓川而竟不誅則土官之弱者不二十年而爲強者有矣強者不誅而益強則中國之在西南者亦非我有矣其所以失在中國之政不脩而驥等之用兵

未盡善也不然潁川新城之大興甚于麓川倍矣何以不爲天下累也

田汝成作西南夷傳其于方政之敗沐晟之死與王驥等之用兵差近似而其他又有大繆誤者至以麓川爲孟養云正統初宣慰使刁賓玉昏懦不能填緝諸夷部下貴姓酋思仁遂擁衆麓川叛孟養略取其地刁賓玉奔永昌死無子思仁益張遂屠騰衝據潞江自稱曰法法夷王號也事聞 睿皇遣黔國沐晟左都督方政等征之兵敗沒按麓川本 國初降夷宣慰使也曰思倫發時方有事于緬故增號曰麓川

平緬宣慰司至孫思任發侵孟養地抗王師始伏誅有子曰思機發叛有其地累討之始走緬甸今以麓川爲孟養而宣慰思任發曰部人又益一刁賓玉及思機發爲思仁皆誤也夫以李公生其時田公官其地而尚不能無誤乃爾信乎史學之難精也

吏科給事中姚夔以交趾死事知州何忠未及謚請以待制王禕例謚之禮部覈奏報罷其後永豐知縣鄧顥死事特謚恭毅蓋偶因劉忠愍球之昭雪言官併及之耳固有遇不遇也張南園謚紀載有何忠蓋祠額之誤

張御史春真定人商弘載榜二甲第五人初試南宮
主司欲首荐以北卷爲疑既拆封知爲真定人以問
宰相曹公曹與張同邑啣張不往見但謝不知遂寘
第六廷對復得第一甲第三人曹又易之初授南京
廣東道監察御史 國朝進士什褐爲御史自張始
時中官王振用事齊韶附之得南京刑部尚書倚托
縱恣人莫敢言有指揮某者與徽商友善往來無間
結爲昆弟指揮富而無子有三女一嫁儀真民一嫁
鎮江一嫁武臣指揮既卒徽商遂謀襲其官媚指揮
之妻甚至妻信之遂許爲嗣既得官併欲奪其產沉

指揮之妻于江既事漸彰聞指揮女在儀真者訟之
刑曹齊韶受賂竟右商人而誣指揮女徘徊都市商
殺之血汚女衣以石沉之井指揮妻有侍兒爲商所
奪心傷故主有怨言商又殺之有一奴欲訟寃商又
殺之都下無論貴賤皆痛憤然畏韶七年無敢問張
初至官見婦人泣而呼寃蓋指揮女在鎮江者也都
御史過之若不聞御史過之亦若不聞張心疑之問
之同官同官握手諭之曰此非君所當問也張奮然
曰 朝廷設耳目之官何事不可問有事不敢問號
稱御史不亦辱乎今日吾固當問之同官掩口笑曰

南京京城事皆屬廣東道張遂按之白中丞中丞怒
曰汝書生不諳時務疎妄如是汝登第幾日蒞官幾
日遽欲預事乎韶聞之大怒曰吾不識張春何狀豈
喪心病狂乞死者耶不然何以返吾獄既而窮按不
已事大暴著井中血衣尚在獄詞皆張手筆韶見之
大驚曰彼書生何精練至此始有懼色因求都御史
勸阻之都御史曰吾前叱之今日何面復與之言乃
令同官言之張遂列齊韶見阻之意都御史轉托之
言并同官三四人連獄詞具疏呈都御史求印都御
史固不肯印月余都御史去御史曹姓者署印強使

印之乃得聞 上而齊韶之疏先上矣時北京都察
院都御史寇莊愍公見之曰此疏何得先上都察院
本亦當即至宜徐待之三日張疏果至下錦衣衛提
問韶與張連逮至京錦衣衛金指揮者亦無子問其
事悽然泣下故齊韶無所措詞時張疏言韶放縱數
事其一史氏事史氏初與 后妃之選 英廟欲立
爲后而疑其姓謂朱與史婚非雅遂賞表裏還之齊
韶竟納爲側室張又上書王振幾千余言首論此事
王振讀至此驚曰韶他事吾尚可爲此事吾豈能左
右乎由是商始伏辜以殺死一家三人論而齊戍邊

刑部原問官死于獄御史轉托者俱爲編氓惟張復
官於是韶上疏申辨 上怒勅再辨者斬韶怨王振
不右已以爲是獄皆振所爲也上疏言振罪 上怒
竟論棄市時張一疏殺一尚書杖殺刑官數人罷三
四御史直聲雖振動天下而舉朝不能安之矣此同
年周學憲聞張之子孫言其事而筆之書及攷 國
史獄牘則所謂指揮者南京水軍右衛指揮僉事賈
福其姻戚徽商與爭官職者陳珙也訟在刑部而右
侍郎齊韶欲奪福官與珙大理少卿庾莊疑而駁焉
再駁韶責司如初議因改駁調廣東道御史張春曹

得趙雯索珙等對理韶怒不肯發且執福笞之創重
死爲守備太監劉寧所奏韶逮錦衣衛問而珙亦奏
莊與春等受福賂因并逮置對順鞠韶所受珙賄與
林福死實莊春等受福賂誣珙疏爲韶所嗾而韶嘗
稱王振爲中表兄其從子錦衣指揮王山王林爲表
姪署刑部一歲獄因淹繫死者百二十人又逼取被
選退宮人百戶史宣女爲妻及僭買永嘉大長公主
卧床王振以其冒親也怒趣法司問狀坐韶故勘斬
珙誣告平人致死絞韶上疏懇辨不聽後數日僂于
市然則周子之所記特影響耳齊韶侍郎固非尚書

也商原無得官亦無殺指揮之妻女與奴也商論絞非凌遲也張春原無上疏齊韶先坐斬辨而不免非坐戍以疏詆王振得罪也北院之掌印者陳鑑非寇深也錦衣問官乃馬順亦非無子之金指揮也又謂會試取第一以北卷拆封而問知爲真定人詢宰相曹公夫拆卷之後誰得而問宰相始填卷耶齊東野人語不足信

周又言 英廟復辟忠國公石亨用事亨子彪以游擊巡邊所在積聚皆沒入已謬奏虜寇焚掠無遺朝廷信之張上疏論彪誣妄舉朝吐舌亨怒云何物

狂子吾將赤其族殺齊尚書非此人耶此 朝廷之佞臣留之何益 上命給事中一人刑部侍郎一人即官二人至所在勘驗給事中以憂死衆依違其詞以復 上頗知之彪與張俱召還而置之不問亨屢遣人刺張張不爲備待命二年不授官遂棄去然公論惜之左遷鎮江府同知時宰徐有貞亦謫鎮江與張同爲石亨所擯相得懽甚有詩云雙親路隔三千里至品官縻二十年徐見之云吾心事君已盡言之矣遂以此二聯一字爲一詩以相愁嘆後以憂去同起復至京復待命二年不得官時商弘載入相矣張

亦不往見竟得應天府治中俄而亨敗凡嘗論亨者
皆復官賞資增秩張遂擢順天府丞時張已疾甚未
至任而卒按史自天順元年以至三年七月石亨與
虜用事並無有論其失事者亦無差官勘邊者豈有
如此大舉措而史遺之理且二年七月內張春尚以
奏牘落聞字法司問罪復職今云待命不授官棄去
何也徐有貞以元年七月謫金齒何嘗流寓鎮江二
年後張春尚在山西何云同擯相得懽甚也春詩雙
親路隔三千里五品官縻二十年徐公官極品又三
親久已歿而云心事君已盡之又何也亨敗之時尚

弘載爲民山中又七年而始召今云春自鎮江丁憂
起復至京二年不補商已拜相矣卒不之見俄而亨
敗嘗論亨者皆復官增秩春遂擢順天丞年月一無
相應者此何異夢中說夢也

弁山堂別集卷二十三

